

道教祖師
修道事蹟

老子演義



修道教祖師
道事蹟

老子演義 下冊 目次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見徵書老子知機 | 託探親無果遠適 |
| 第二十二回 | 山村投止恰遇名賢 | 丹藥有靈起彼氣呃 |
| 第二十三回 | 老萊子款待嘉賓 | 李伯陽暢論大道 |
| 第二十四回 | 避暗算初入西岐地 | 逢隱倫卜居鳳凰堆 |
| 第二十五回 | 慶弄璋申氏產兒 | 賞雪景無果染疾 |
| 第二十六回 | 望氣求賢葛弘薦士 | 專使行聘老子入周 |
| 第二十七回 | 膺殊榮初爲柱下史 | 遷藏室忽來孔聖人 |
| 第二十八回 | 孔子入廟銘讀金人 | 李耳違時心馳絕域 |
| 第二十九回 | 上危崖走謁窟石 | 憐遠客慨贈青牛 |

第三十回 走函關尹喜途迎 說妙理大盜不止

第三十一回 著新書暢言道德 修大道闡發幽微

第三十二回 入流沙山中遇猛虎 離險地崖畔見懸松

第三十三回 斗大紫芝採來匪易 靈捷白猿攫去無勞

第三十四回 出山谷野人獵鹿 住茅村享客燔熊

第三十五回 吐毒氣巨蛇覓食 入蜀郡孤客採風

第三十六回 逢老叟舊肆問青羊 指迷途危巖留白屋

第三十七回 行色匆匆途逢怪客 笑言隱隱暗說偷兒

第三十八回 見靈芝黑老述來因 肆笑謔赤公稱已過

第三十九回 到良辰五老入青羊 議會地黃翁主竹徑

第四十回 勝會餐芝靈山留迹 稗官煞尾道教牽蘿

道師 老子演義 卷下

第二十一回 見徵書老子知機 託探親無果遠適

話說李無果因喜在心頭，與尹忌二人對飲，談笑風生，十分快樂之際，忽聽得一片敲門之聲，播得震天價響，大家不知何事，都吃了一驚！老子聞聲，急忙離座，三步併兩步的奔出草堂，一面答應着，及至開出門來一看，却是一個不相識的漢子，身上打扮，却是公人模樣，老子見了，也不覺一呆，接着問道：「差官何來，到寒舍有何公幹？」乞道其詳！那公人道：「我是郢都箴尹府的當差，奉了箴尹公之命，到此投書，不知李伯陽可在家？」老子道：「在下便是，差官且到裏邊請坐！」那人道：「這到不必，我主人吩咐，說是楚王一意求賢，家主人已保舉你老，

楚王有命見召，望速入都。說着便將書信遞上。老子固留入內稍坐，公人道：現在還有些緊要事在身，不能多耽擱，你老子千萬給個回信，可于明日上午送我到箴公莊上便了，說罷作別而去。老子仍舊門上了門，回到堂上，無果便問道：外邊是甚麼人打門，這般大驚小怪的擾人清興？老子即將來人的話，學說了一遍，一面打開書信觀看，那尹忌不知就裏，一聽此話，不覺大喜過望道：恭喜賢甥，喜星才透，官星又臨，這兩重喜事，我就該賀你一個雙杯。無果搖手止住道：二賢舅！你且慢歡喜，此中曲折，非你所知，據我看來，非但無喜，並且還有些不妙哩！那時老子已把信看畢，接着說道：怎麼不是，據孩兒的意思，還不止不妙，並且是大大的一樁禍事呢！父親！你想那一天在塾中相遇之時，子皮的氣焰，何等咄咄逼人，目中何嘗有我們父子，難道他一到郢都，立刻就會改變脾氣，在楚王前爲孩兒引薦，天下有這等矛盾的事情嗎？子皮的陰險，是孩兒素

來知道的，今番之事，還不是他又在弄鬼嗎？若在利祿心重的人，準會落他的圈套，孩兒却不願上他的當。無果道：我也以為不去的好，去時難免弄出些意外之事，那才懊悔嫌遲哩！老子道：這人真險狠透了，他如此做作，竟欲置孩兒于死地哩！他表面上名為薦賢，孩兒如果真去時，楚王自然總得給個官職，他明知孩兒與他意見不合，又不肯同流合污，萬一發生相左之處，孩兒先得担一個忘恩負義之名，他再弄些玄虛，勾結當朝，不難置我于死地，我死了還要担一個惡名，他雖害死了我，還不失是個好人。倘使一口回絕他不願出仕，那時他在楚王前加以挑撥，孩兒也終于不能自保；為今之計，惟有先將他利綏一下子再說。但是我們這世代居住的故里，到此便再也住不得了！若不早圖，自有不測之禍。無果道：你的料事，固然不錯，却又如何對付子皮的來使呢？老子道：這到很巧一個機會，孩兒不妨就拿婚事推託一下，只說婚後即到郢都。

相見，只要設辭婉轉，子皮也決不會起疑的，打發過了來使之後，再行定我們的行止不遲。無果道：此如却好，你自去安排便了！他們父子二人所說的話，那位尹忌聽了半天，却兀自弄得莫明其妙，此時再也忍耐不得，却向外甥動問，老子自然將前後事情，詳細說了一遍，他方才恍然大悟道：今世的人心，真是不可測摸透了，若非賢甥顧慮周詳，就不免深入虎口了！當下大家草草用過夜膳，回家的回家，歸寢的歸寢，老子已是成竹在胸，回到東耳房，便委婉曲折的寫了一封覆信，申明不能即赴郢都之故，并深謝子皮汲引之恩，次日早晨，便親自到子皮的老家，尋到昨天送信的公差，說了些好話，將書信交給他，請他上覆箴尹，只說李耳待大婚之後，即當來到郢都親自登門拜謝。那送信之人，本來也不知中間的曲折，如今既討得回信，他的責任已盡，自然沒得多說，即日動身，回郢都覆子皮之命，不在話下。老子回到家中，便向無果說道：如今

來使雖已打發去了，這曲仁里不容我們久居，已是一定之理，那末我們究竟投往何方安身呢？無果一時也沒有主張，一連商議了幾天，才決定投岐山去歸隱，好得手頭還不算拮据，能夠到那邊，一家從事農桑，也可以不愁凍餒，只待一過吉期，便悄悄的一走了事，省得多少麻煩。但此事只他們自家人及尹忌等知道，其餘的親鄰，都蒙在鼓中，完全沒人知道。反是老子婚後便當入都做官的消息，沸沸揚揚的傳遍遠近；大凡鄉里中的人民，見識不廣，以做官爲唯一榮耀之事，大家聽了，都傳爲美談，十分羨慕，又誰知老子且逃之而惟恐不速呢？光陰倏忽，轉眼間已經是十月初五的吉期，那一日李氏自然也懸燈結彩，鼓樂喧天，塾師一早就到，幫同着料理一切，親鄰都來道賀，端的十分熱鬧，喜氣洋洋，舉行合巹大禮，宴飲親鄰，到晚方散。自這一天起，無果便請尹忌將家中細軟東西，逐漸暗中搬運出去，預先雇定車輛，在十里之外等候着，可

以隨到隨行，免得人家注意。不消三天功夫，內部什物，已完全運出，只賸些硬頭傢具，不好搬運，棄置家中。準備妥當之後，便託辭帶新婦到外家去請安，將大門鎖上，一家四口，全到尹家而去。當時村中鄰人，也不以為怪！親戚來往，本是情理之常，況且新婦還從沒有去過哩！可是當晚並不見他們回家，還只道舅氏情殷，留他們過宿；不料三天之後，仍舊杳無消息，村人才大起懷疑！覺得此中一定有甚麼蹊蹺，幾個老誠的人相商之下，便派人往尹家去探望，看他們究竟在不在那邊？不料那人到尹家一看，並不見李氏之人，少不得向尹忌探問，尹忌也驚駭起來道：大哥你莫作弄人，我姊夫姊姊等在這幾天內，却從沒有來過啊！他們不在家中，又往何處去了呢？那人便將臨走時的情形，詳述一番，尹忌還有些將信將疑；那人急道：尹大哥如其不信，可同我前往一看。尹忌沒法，只得跟了那人，來到李家門首，門前老老少少擠定一大羣人，一見那

探信人，便爭着問道：他們在不在尹家？送信的便指了尹忌道：如其在着，我也不與尹大哥同來了！衆人又爭向尹忌問詢，尹忌道：此事連我也蒙在鼓裏，正不知他葫蘆中賣甚麼藥，可是我家却自沒有來過，不是衆位高鄰關切，此刻我還不會知道哩！當下大家便請他開門入視，尹忌因至親關係，自然不容推辭，只得啓門入內，衆鄰也跟將進去，四下一看，只有那些牀榻桌椅留着，其餘已完全無有，只照此景象看來，他們一家四口的逃往他方，已決然無疑的了。但是過着好端端的日子，忽平空遠遁，究竟其中含着甚麼意思，誰也猜不透，于是議論就紛紛起來了。尹忌嚙着嘴唇，現出一副遲疑不決的神情，只顧搖頭，兀自一言不發；隔了好一會，才微喟道：照我看來，我那姊夫，一定又是聽了伯陽小子甚麼神異的說數，才連親戚都不通知，悄悄的走了的。大家聽了此話，還不十分明白，不免尋根究底的問個不休，尹忌見他們情意殷勤，便又說

出一番話來，大家方始恍然。正是：

心頭熟審其中事，只是人前未可言。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山村投止恰遇名賢 丹藥有靈起彼氣呃

話說當下尹忌只說姊夫聽信了伯陽神異之言，以致出此，衆鄰聽了，還不十分明瞭，堅欲請他說個清楚！尹忌道：說起伯陽這孩子，生性固屬聰明，但脾氣却有些古怪！歡喜談玄妙不可思議之事，這是從小如此的；當年在前村塾中攻讀之際，只爲聽得赤尾鴉鳴，他便一口不移的說要發生火災，後來不幸果然應了他的話，大家都驚以爲神，連塾師都信服他，依我看來，這不過是偶然巧合之事，沒有甚麼神奇；可是我那姊夫從此就深信于他，今番之事，一

定又是這孩子從中弄玄，因此才合家棄宅而去。照我想來，除了這一點之外，再沒有別種原因了。衆鄰聽他的話，甚爲合理，自然也無人異議，都說道：如今人已去了，這留下的屋宇器具，應由尹大哥代爲照管，否則不免散失損壞，萬一將來他們回家時，又如何交代哩！尹忌當然義不容辭，便將什物搬回家去，留下的房屋，招人居住，我算將這邊之事擱過不提。再說無果等一家四口，離了曲仁里到約定的地點，尹忌已將車子雇定，一切家私什物，也安置妥當，大家便向他申謝一番，徑自登車，取道向西岐進發。路上邊一連數日，安穩無事，那一日已到楚國邊界相近之處，天色垂暮，恰好經過一個山莊，莊院雖不十分廣大，望上去整潔完好，現出一種興隆的氣象，無果道：天光不早，再向前行，恐錯了宿頭，到不如就在這山莊上借宿一宵爲妙。老子聞言，便命車子停了，跳下車整整衣襟，便走到莊院門首，見有一個老蒼頭坐在那裏織草履，便上

前拱手爲禮道：老人家請了！那蒼頭抬頭看了一眼，也起立拱手道：何方儒士，到此有何見教？老子道：在下李耳，奉父母遠適投親，路經寶莊，天色已晚，不能趕路，一家四口，無處存身，故特地造門相告，願借寶莊一席之地，以避虎狼，其我不敢妄求，還望老人家見憐，回明貴上，使我等暫得安身，那就感德不盡了！

蒼頭道：原來如此，論我家少主，平日間對於來莊求宿的人，沒有不肯相留的，遇到儒士，更是禮遇有加；只是他近日來心緒不甯，未必能親自接見，李官人要借宿的話，老奴到也可以做得主，西外院現正空着，鋪陳也有，可以歇宿，只是有屈儒士，好生不安，車馬也可在庭中停放，官人儘管招呼，令尊等進來便了。老子見蒼頭和藹可親，彬彬有禮，就料到那位主人，一定是個賢士，便申謝了幾句，自去招呼車子過來，扶父母妻孥下了車，過來與蒼頭相見了，由蒼頭引入西院休息，車馬也安頓在庭中，不在話下。老子便向父親說道：孩兒剛才

與蒼頭說話，見他禮貌極佳，若非賢士家中，決無如此知禮之僕，只恨主人心緒不甯，不容造次求見，失賢人于交臂，很覺得可惜哩！無果道：主人心緒不甯，也必然有個原因，究竟爲些何事，你剛才可曾問得明白？老子道：孩兒當時一則急于求宿，無心及此；二來這是人家的家事，容有不能使外人知道之處，故也未便直問。無果道：倘使再遇老人家時，不妨詢問一下，如主人沒甚麼過分的不自在時，明天就求見一下，也未爲不可。他們父子二人正在說話，那老蒼頭已捧着一個盤兒，跨了進來，將一壺酒，四碟菜，兩盆麵餅，放在桌上，笑吟吟的說道：一些水酒粗點，略請果腹。無果連忙拱手說道：失路之人，得容一宿，已屬萬幸，如何還敢叨擾酒食！蒼頭道：這是敝莊待常客的規矩，以餉儒士，已屬不腆，家少主最禮儒士，要不是他心緒不甯時，還得親自接待哩！請不必客氣罷！無果道：不知貴上向來居何官職，如何却隱居在此？今番心中又有甚麼不

樂之事？還請一一見告！蒼頭笑道：貴客再莫提起官職兩字，這是家少主所最恨的，他讀了大半生的書，只是不樂仕進，他常說讀書旨在明禮，若用來博功名，書就不值一顧了！故一向就偕老主人老主母隱居在此，非但不問世事，連自己的姓名都忘了；自稱老萊子，他事奉二老，實在非常的孝順，凡二老之事，他都親自照料，從不假手他人。今番老主母不知如何，前天在無意之間，忽起了呃逆之症，雖並不甚劇，但又連日不止，這一來少主人便着了慌，四處求仙請藥，吃了下去，仍然沒有效驗，于是就焦急起來，坐立不安，宛如熱石頭上螞蟻一般，故老奴說他心緒不甯。無果道：原來就是老萊子，老漢久聞其名，說他時常戲彩娛親哩！真不愧當今一位賢君子，我兒！你却不可不與這位先生一見。老子答道：原是啊！又向蒼頭道：老人家！你可去告訴你少主人，說是李耳會治各病，且煉有靈驗丹藥，包可醫治太夫人的疾病，但願求一見為幸！老蒼頭

一聽此話，不覺喜出望外，便道：「既然如此，待老奴即去告稟，少主人聞知此話，不知要如何歡喜呢？」說罷轉身而去。作者趁此一個閒暇，且將那位老萊子的事蹟，略略敘述一番。原來這位老萊子，算來本是楚國的同姓，他家本居鄧都郊外，三世以來，都崇尚古道，淡泊自甘，不樂仕進，雖係楚之同姓，人家却並不注意他。傳到老萊子，更加淡薄名利，深厭近都的喧擾，處處不適天性，故特奉了父母，帶了妻子，到此偏僻的地方，做個山林隱士，閒雲野鶴，悠然自得。老萊子天性純孝，父母偶然有不開心的時候，他便千方百計的去逗二老笑樂。他因二老歡喜聽歌，他便做了幾套戲耍的服裝，奇形怪狀的穿在身上，口中呀呀的唱着歌，一邊長袖鄒鐺的作婆婆之舞，二老見了自然笑樂起來。但是無論何事，習久必然生厭，老是玩這幾套兒，歷久之後，二老也有些不感興趣了！老萊子窺破其意，便知非改變方法，不足以博二老的歡心，他便叫妻子做

了一個布囊，將一把花白長鬚藏過，紮入懷中；又將滿頭的白髮，挽了三個丫髻兒，垂在耳額之際，宛如小童模樣；穿着紅綠的彩衣，用一根竹竿，挑着兩隻小小水桶兒，一手拿着一個搖鼓兒，趁二老同坐堂上，他故意抄到門外，一顛一躓的走進去，手中鼓兒，不住卜咚卜咚的搖着，口中還做販夫叫賣零物之聲。初入門時，二老相去甚遠，又因目力已遜，看不清楚；及至走近堦前方才看出，又是老萊子玩的把戲，見他那副怪模怪樣，不禁都哈哈大笑起來。同聲說道：「你這孩子，却越老越不成話了，鬚髮都白了，還幹這三五歲小兒玩的把戲，怎的不怕害羞呢？」說着又相與大笑。原來那時老萊子已經七十多歲，二老都已一百十二歲了。他這種把戲，差不多隔兩三天就得玩一下，因此山中居民，時常落在眼裏，戲彩娛親的事，漸漸的傳揚開去，遠近的人都播爲美談，因此連無果也會知道，一聽老萊子三字，不由的油然起敬，一定要命老子與他一

見了。後世的人，往往將老子與老萊子二人，併爲一談，以爲即是一人，其實老子自老子，老萊子自老萊子，絕對不容相混的啊！再說那蒼頭去了不多一會，即興匆匆的奔入西院，向無果等四人，說出一番話來。正是：

楚邦賢士誠非少

惜委深山幽谷間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老萊子款待嘉賓 李伯陽暢論大道

話說那老蒼頭興匆匆的走進西院，便向無果說道：老奴頃將官人之話，告知少主，他一聽之下，真喜得手舞足蹈，本當親自到院中來奉送，只因聞說有內眷在此，恐有未便，故遣老奴代請二位到廳上相見，寶眷自有僕婦招呼，少主婦也正在迎候了。無果謙遜幾句，便扶了老子，跟蒼頭出了西院，一直向

廳上而來，遠遠望見堦前站着一個白髮老者，精神矍鑠，氣宇軒昂，一見李氏父子，便直趨而前，躬身施禮道：鄙人老萊子，不知二位大駕光臨，有失遠迎，多多有罪，老奴無知，又不及早通報，以致有屈高人，還望見宥！無果父子，還禮不迭道：某等過路之人，蒙老人家留宿，已屬萬幸，更何敢有勞賢主人屈尊相迎；只因素聞主人賢名，兒子李耳願得一見尊容，以慰平生，胆敢請老人家代達，幸蒙賜見，感激無既。于是老萊子揖二人入廳，分賓主坐定，老子侍立一旁，幾經老萊子勸坐，無果也命侍坐，方才在末座坐下，各道欽慕之後，老萊子便拱手向老子問道：頃間老奴來說，始知李兄善于活人之術，并且煉有靈驗丹藥，這是鄙人欲求而不可得的啊！因為家慈往日身體甚強，今年雖已百十五歲，飲食步履，一如常人；不料自前幾天起，忽感呃逆之症，初時以為是飲食時逆了氣分所致，能夠不醫自愈，誰知事出意外，這呃逆雖不算急驟，但數日以來，

却終不能止住，飲食因此大減，故鄙人深引爲憂！未知李兄的丹藥，可能治得這種呃逆之症否？如其能夠治得此症，乞賜一兩丸，以療家慈之疾，那末鄙人如身受再生之恩，誓不敢忘李兄的大德。老子謙遜道：小子粗知本草，所煉丹藥，完全是顏堯老先生所指示，故能有靈驗，尊堂的呃逆症，可以治得，只是要

求一味引子，不知近處可有柿子沒有？老萊子道：舍間藏有此物甚多，不知要用幾枚？老子道：只須七枚，僅將柿蒂揭下，內層帶肉之處，用小刀刮淨，然後用陰陽水各一碗，煎至一半時，將我的丹藥化服，大約至多兩丸，便可止呃了。老萊子聽了大喜，便命家人如法快去預備；老子便走到庭中，在車廂內取出一個葫蘆，傾了十粒金丹，拿到廳上，交給老萊子，說明了功效，以及服食之法，且說尊堂之病，服丹以呃止爲度，不必多服，如有餘剩，宜用磁器盛好，以備不時之需，老萊子十分感激，便命家人送入裏邊，叫夫人如法沖化給太夫人吃，如

隔三個時辰，呃逆仍然不止，可再服一粒，家人應命而去，老萊子便用酒食款待李氏父子，大家談論得甚爲合意，半個時辰方才散座，就有家人到廳上告語道：老主母服了丹藥之後，此刻已經入睡，氣也平了，竟不聽得呃逆之聲了。老萊子聽了，怎麼不歡喜！向老子道：李兄畢竟異人，故才有此仙丹妙藥，不知能救多少蒼生哩！老子也謙遜的說道：這種丹藥，乃往年從師上谷之際，得了丹方，無聊時在山採集百草，經過剔選，才行煉製，故比了市售的藥物，來得靈驗，各種內病，都可以救治，治疫厲更爲特效；只可惜所煉不多，未能普救世間疾苦，深引爲恨！老萊子便道：李兄何必過謙，像李兄還得遇名師指授，煉得丹藥，救濟世人，雖然不能普遍，到底也多少積點功德，像鄙人雖然抱着救濟疾苦之心，却得不到救濟之道呢！老子聞言，知道老萊子志在求得藥方，自行修合，只恐自己不肯傳授，故未敢直說，才用此言來試探。但是這些事情，却是多

一個人知道修合，總是多救了幾個人，自私自秘，有甚麼好處呢？當下便對老萊子道：「賢主人，敢是要得我藥方嗎？這真是好極了啊！誠然有志于此，採藥修合，此間的百姓，却多了一個救星哩！小子又安敢自秘呢？」于是便將藥草名目，一樣樣報出來，老萊子依言記錄，這百十來樣藥品之中，大半是知道的，有幾種却自模糊，也有幾種連形狀都不知道，自不免向老子請教，老子對於他所模糊的，便剖晰清楚，不知形狀的，却自去藥箱中搜尋出來，指點他看，留着做樣，以免將來有所錯誤，遺害他人。一方面又將安罏立灶的方法，以及煉製時各物配合的分量，先煎後入的次序，火候搏製的手術，都講得清清楚楚，老萊子一一記錄完畢，才離座向老子長揖稱謝道：「多謝先生見教，門生獲益匪淺，即此方居民，將來也同沾德澤哩！」老子一見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向他執禮稱弟子，急忙站起身來，還禮不迭，道：「賢主人這算甚麼，豈不折煞小子嗎？這種

稱呼，如何敢當？老萊子道：這却是應當的，古人凡是受人指授一技之長的，都稱爲師，況且現在先生所授予的，乃是活人之道，非比等閒，叫弟子又如何敢不以師禮事夫子呢？于是便欲侍立聽先生教誨，這一來把個老子到弄得窘迫異常，連忙讓他坐下，老萊子對於煉丹藥一事，所有疑惑的地方，逐條提出詢問，老子一一指示，老萊子對於醫藥之道，本來有些明白，故一經解釋，立刻恍然。當下因爲時已晚，便送李氏父子往內書齋安歇，並說尊眷等在內室安置，請不必顧念，才道了晚安而去。次日無果等方才起身，老萊子已親持盥具，入齋問候，無果父子，心上很覺過意不去，同聲道謝。老萊子道：這些些小事，正是做弟子應盡之禮，何用言謝，只是先生對於家慈有愈病之恩，弟子才不知如何報謝呢！老子問道：令堂之恙，現在如何了？老萊子道：自從服了先生的丹藥以後，沒有一頓飯工夫，氣就平了，連日因氣逆不得酣眠，故氣一平之後，即

行入睡，直睡到天色黎明，方才蘇醒，連稱爽快！非但呃逆全止，精神也較往日健旺得多，深感先生賜藥之恩，少頃且與家嚴一同出來拜謝哩！老子道：拜謝何敢當，我等合家受留宿之惠，也該拜識二老光容，搯些瑞氣呢！當下洗盥既畢，一同來到客堂，用過早膳，却見蒼頭出來向老萊子道：老主人老主母出來了，三人一聽，都離座而起，站立着向內看望；只見二老從屏門後轉出，雖然白髮盈顛，精神却非常健旺，步履也很輕鬆，望上去不過八十光景，其實已近一百二十歲了，無果父子待二老走到堂中，便搶上幾步，通名拜謁，二老連忙躬身還禮，老萊子也跪下答拜，然後扶起李氏父子，二老讓他們在客堂分上下首坐定，自己就主位而坐，自有一番寒暄問詢，又殷勤致了一番謝意，無果父子一一恭答了，當時便欲辭行，經二老苦苦相留，只得再留一天；二老恐怕他們太拘，故少坐即入，只吩咐老萊子善待嘉賓，不可失禮。老萊子應諾，李氏父

子，都離座拱送二老入內之後，再與老萊子談論古今，老子與他都是重實學，薄名利的，可算得志同道合，故議論風生，所言都不謀而合。正是：

人逢知己能傾蓋

言到投機忘晷移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避暗算初入西岐地

逢隱倫卜居鳳凰堆

話說當下老子與老萊子意氣相投，故談今說古，極為合式，真有相見恨晚之概！又過了一天，李氏父子，便堅辭欲行，老萊子固留不獲，只得厚贐相送，李氏全家，一同登車而去。行不到三十里之地，已經離開楚國之境，到晉國的疆域了，各國的風俗人情，到處都有不同之點，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老子雖在路上，對於這些民情風俗之事，隨時用冷眼看着，非常留意，他覺得晉楚雖

係接壤之國，風俗却大大不同。晉國的百姓，雖是克苦耐勞，但驕傲之氣，就是婦人孺子，也有些掩蓋不住，可是另有一點，爽直却比楚人爽直得多，不大會使那刁攢捉狹的手段，勤懇也比楚人勤懇，兩相比較，正是優劣互見，難分軒輊。他們一行人曉行夜宿，路上並無書說，越過晉國北境，便是秦國的區域。老子覺得此間民風，又與晉楚不同，論財力固然不及二國來得富有，但百姓無論男女，都能從事耕織，負重行遠，不以爲苦，凡沒有行業以及貪惰嬉遊的人，非但鄉里間没人去睬他，就是一家之中，竟會父不認以爲子，兄不認以爲弟，故遊手好閒之人，簡直不容易遇見，但是生性剛暴，率直異常，胸中一些兒沒有蘊蓄，說幹便幹，遇事不作興有一點兒遲疑。對於一個人，若然信仰了，便終身服從他，無論自己受到如何的困苦，也不作興中途改變他的信仰，這正合至死靡他的話頭，故在上者容易指揮。國家的觀念，也極深重，凡事只要政

令一出，無不信守，就是賦斂稍重，也都看在國家分上，忍苦繳納，從無頑抗之事。老子看了這種情形，不覺暗暗的嘆服道：將來大亂紛乘，方興未艾，照秦人如此的民風，稱霸中原的，恐怕舍秦人莫屬了！一路行去，那一天已抵岐山之麓，找下處安頓了全家，老子便入山相地，以便築茅而居，爲久安之計。這座山高峻異常，峯巒重疊，上接雲霄，遠遠的望上去，那許多高峯，四面排列，宛如玉柱一般，撐住蒼天，故稱做天柱山。山勢蜿蜒而下，到此間豁然中分爲二股，一股向東，一股向西，歧出如同蟹螯一般，故稱爲岐山，稱在東的爲東岐山，在西的爲西岐山。兩山相較，西岐的秀麗，勝過東岐，故老子的相地，也着眼在西岐山，他裹糧入山，尋覓善地，非止一日，到一座高峯之上，那座高峰，在表面看來，似乎非常峻削，大有不可攀援之勢，但是到了上邊一看，中間窪下之處，却是一片平原，隱藏不露，却也有幾家人家，竹籬茅舍，幽靜異常，也有幾坵田畝，禾

苗茂盛，旁邊有澗水迴環，可資灌溉，若不登此山之頂，這些事物，外邊人再也看它不見。老子看了，不覺大喜道：「這種幽邃之區，真是天生隱居之地了，于是便覓路向人家那邊走去，黃童白叟，一見有外人到此，都爭着來問詢，老子周旋其間，甚爲快樂，問他們如何却喜居此僻靜的所在？此間山峰，又屬何名？山人都一一告知老子。原來這幾家因先避亂，逃往山中居住，共有三姓，大家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到覺優遊自得，比了塵世間來得清閒，故就久居于此，不再出山，三姓人家的子女，又互爲婚姻，故數十年之間，生殖到也很繁，先時三家，現在已變成一個村莊了。那座山峯，名爲鳳凰堆，本是祥瑞之地，當商紂之世，文王受封爲西伯，就食邑于此。後來紂王寵愛妲己，荒淫酒色，創炮烙，設蠶池，殺戮忠良，殘害無辜，弄得天怒人怨，干戈四起。那時岐山之上，忽來一鳳，止于中峰，每日朝陽初升的時候，便引吭向東而鳴，連日不去，此間百姓，見鳳凰

來儀，止于岐山，即知道是聖人，一定就在此邦，可是西伯爲人，向來重視百姓，省刑罰，薄稅斂，使百姓個個都能安居樂業，因此萬民悅服，歌頌于途，今見鳳鳴的瑞兆，都認爲應在西伯身，大家都勸他應瑞而興，弔民伐罪。于是武王就高揭義旗，提兵東指，申紂王一生罪惡，布告天下，大會諸侯于孟津，終于滅了商朝，自爲天子，興周室萬代的基業。西岐百姓，因周興於鳳，便將這中峰鳳鳴之處，名爲鳳凰堆，也是不忘本根的意思啊。當下老子便將自己的來意，向大家說明，山中人到底天性純厚，非但不加拒絕，反竭意歡迎，請他全家速來，暫時可借住，待等茅舍築成，便可安居。此間餘地極多，可隨意耕種，也不愁喝。老子見他們如此誠意，心中十分感激，當向大家申謝一番，便告辭出山，回到下處，告知無果，一家都很喜悅。老子次日便先將父親扶送入山，安頓在一個山人之家，然後他往返搬運什物，一連三天，才算搬完，便扶了母親尹氏，帶了妻

子申氏，一同入山，分別借住在山人之家，飲食都由他們暫時供給。老子又去劃定了一方地皮，每日採茅截竹，預備築屋；山人們空閒的時候，都來相助，故不消幾天功夫，一座小小的茅屋，已經築好了！又做了些繩床竹凳，所有缺少的什物，諸鄰都借來暫用，于是一家四口，遷入新居，老子一面又到鎮上去備辦家用之品，及耕織之具，一連忙了好多天，方才完備，于是便在相近之處，擇了一片荒地，剷除荆棘，築鬆泥土，種些應時的物品，暇時便讀讀書，在山中隨處走走，賞玩賞玩天然的景物，或與山中父老，對坐在竹籬曲澗之旁，閒話桑麻，却是另有一番清趣，世俗之事，完全忘個干淨；那三姓父老，因為山居已久，對於山外的一切，完全不知，并且現在何國強盛，何國衰弱，以及自己所居之地，屬於何國，都茫然不知。惟其不知，故心上便沒有紛擾，一些渣滓都不存，樂天自足，渾樸相安，享到熙怡無上的清福。老子本是淡泊自甘的人，得居此等

地方，十分合意，竟有永遠隱居於此，不再出山之意了！山中之事，我且暫時攔過。再說楚國箴尹子皮；差人去招老子，及至得到回信，知因婚期逼迫，須婚後方能赴召，却也不虞有他，以為他遲早總是要來的，倘規避時即可另行設法制他的死命。不料一連等了十來天，屈指婚期已過，還不見老子入都，只索耐性再等，不覺轉眼又是十來天，依然不見踪影，就覺非常奇怪！於是再發徵書，命飛騎前往相招，務必逼着他同行入都，切不可讓他推託遲延，以致貽誤！專差去訖，不在話下。子皮所以如此急迫，實因伐陸渾的師期，雖定於次年二月，若不及早將他召到，自己的計劃，便失了騰挪之地，匆促行事，諸多不便，萬一露了馬脚，到要身受惡名，故不如早日將他招來，可以按部就班的進行，在三個月內幹翻他，那才可泯然無迹哩。子皮的陰險，說來真有些令人胆戰，要不是老子有先見之明，怎不上他的算計呢？隔了幾天，那差去的飛騎，已從曲仁

里回轉郢都，把老子合家出走之事，詳細告知子皮，子皮一聽此話，不覺大驚失色！正是：

鬼谷有徒輸上谷 子皮陰險伯陽明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慶弄璋申氏產兒 賞雪景無果染疾

話說子皮一聽那飛騎的回報，說是李氏在喜事後三日，推說省親，合家出門之後，便沒有回家，鄰里在幾天後發現此事，到他親戚家一問，却又從沒到過，因此才知他們棄宅投奔他方，但又不知去處方向，究竟爲何出此，大家也兀自猜不透，故小人特地趕回奉稟。說罷便繳還了徵書，自行退去。子皮一聽此話，不覺大驚！拍案長嘆道：白費了一番心思，却自誘他不到，這白頭小子，

煞是了得，我這精密的計劃，明明只我一人知道，他却如何猜得透，難道他竟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不成？如今已被他滑腳走了，又不知投往何方，却是奈何他不得了！次日入朝，只在楚王前說李耳心存異志，非但不奉召，竟自夤夜率眷潛逃，不知所之，諒已投他邦去了。楚王也不追究；次年春天，楚師伐陸渾，戰於伊川之上，子皮被流矢貫心而死，這又應了老子的預言，可見陰險之人，決不會有良好收成，天道彰彰，報應是絲毫不爽的。再說老子自奉父母，居於鳳凰堆之後，男耕婦織，自食白衣，陶然怡然，其樂無極，非但不聞世事，連月日都忘了。光陰荏苒，不覺已是五七年，此時申氏已產一男，生得肥碩可愛，無果以殘廢之身，垂暮之年，達到弄孫之願，心中的喜悅，自是不可言喻，便替這子取名爲宗，以示祖宗所賜之意。從此長日之間，又多了一種消遣，家庭之間，也多了一種快樂。大概一個人多快樂的光陰，只嫌其短，過憂愁的光陰，總厭其長，

何況山中歲月，更非塵世可比呢？無果住在此間，無憂無慮，閒暇之時，便帶了老子，扶杖往山間遊玩，他雖不良於行，但因有天然之樂，却忘了步履之苦，來往數里，卻並不覺得困乏。有一次正值寒冬，北風獵獵，大雪紛紛，無果忽然遊興勃發，要往最高峰上去賞玩雪景；老子勸道：天氣極冷，下雪之後，路途滑溜，父親又恃杖而行，登那高峰，諸多不便，還是在家中圍爐小飲的爲妙。可是無果却堅執着要去，老子是知禮之人，如何敢違逆老人的意旨，不得已只好取出重裘，替父親披上，自己着屐相扶，出了家門，一直向鳳凰堆而來，果然路滑難行。無果一面靠老子的扶掖，一面恃籐杖的借勁，彳亍而行，他興致特高，故一些也不覺得困苦，一路盤旋曲折，直到嶺巔，那時鵝掌大的雪片，漫天飛舞，真如天魔散花一般，望出去只是一片白茫茫的，遠山籠罩其中，時隱時現；近處諸峰，頂上的積雪已多，宛如許多白頭老子，排班而立；古樹槎枒，着了雪花，

蒼白相間，又如翡翠枝頭，綴上了銀絲玉片；雖在烏黑的彤雲籠罩下，銀光反射，耀眼生花，比了平常，更爲朗肅，因雲的黑，越顯出雪的潔白，真好一派風景啊！無果看了，不覺鼓掌大樂道：我生數十年，何嘗見過這種奇景兒啊！我們雖費了許多氣力，方得到此，但是如此的美景，也足以償我們的困苦了！我知道世間一切的東西，潔白總比不上這雪花，看了此等景物，連胸中也感到清冷純潔哩！老子道：怎麼不是，但孩兒想，這種天然純潔的景物，怕是上天特賜給我們山人享受的，若居城市，縱歷百年也未必能一見此景呢！如此看來，山野人的清福，正有不可及之處哩！無果連連稱是，今天的這種快樂，真是生平所未有。一個人對於無論何事，必不可極，極了一定要得到相反的結果，故否極則泰來，樂極則悲生，無果今天這種逾分的快樂，已伏下不測之機了！當下父子二人在鳳凰堆上，觀賞了好一會，方才乘興而下，若從原路回去，比較平坦，

又來得近些，可是無果却不願即歸，一定要去訪西澗；說是西澗之上，松柏固多，又有百十來株丹楓，在這大雪紛飛之時，宛如白髮紅顏，已自相映成趣，那蒼松翠柏，又如翠袖青襟，兩相輝耀，定饒奇趣，那種美景，非領略一下不可。老子不敢違拗，只得扶了他老人家，由小徑兜抄曲折，取道向西澗而來；到了澗上，果然另是一番風景，與無果所言，竟不謀而合。又賞玩了一會，才覓路欲歸，不料那無果畢竟是殘廢之人，足力有限，在乘興登臨之際，一鼓作氣，固然不覺得甚麼，如今遊興已闌，勇氣已盡，怎生還支持得住呢？故左脚剛才起步，右腳就是一滑，頭輕腳重的直躺下去。老子沒有提防有這一來，無果身體又重，那裏想扶得住；急拖住一隻手時，無果的下半身，已躺在澗水之中。老子急急扶起時，已水淋泥污了半身，幸喜沒有跌傷，還能行走，於是便扶定了一顛一躓的取路回家。由西澗到家中，約有一里多路，行走遲緩，歷半個時辰，方始達

到；即就爐邊取乾衣換了，但寒氣已經內侵，又經爐火一逼，寒氣更其深入，當時雖並不覺甚麼，談笑自若，飲食如常，可是病根已伏，再也拔不去了！大約隔了七八天光景，無果便覺得頭目炫暈，支持不得，接着寒熱交加，人事不省。老子見了，好生着急，便去取金丹給父親吃了，也不見效，一連吃了十多丸，完全不見影響，病勢反一天沉重一天，急得老子走頭無路。本來尋常的病，可以用藥物奏效的，若犯了絕症，任你靈丹妙藥，也決不會發生效力，這位李無果，大限已到，故只是加重，不滿十天，竟一瞑不視，長辭塵世了！老子躡踊盡哀，四鄰都來相弔，幫着料理喪務，一切盡禮，製成殮服，停柩中堂。老子從此閉門守制，小祥之後，方始出門，相了一塊宜葬之地，擇期安葬，不在話下。那時李宗已經九歲，老子在耕作之餘，便家居授書，李宗却也穎悟，能夠朗朗上口，體力尤極強健，雖然小小年紀，已能略助父親操作，只是尹氏自丈夫去世之後，懨懨寡

歡數十年老伴，一旦訣別，心上終不免悲傷，久鬱傷肝，病根深入，在無果滿服後二年，尹氏便脫離濁世了！老子在這五年之中，迭遭大故，真弄得形神憔悴，悲哀莫名，及至將母親安葬之後，他的年紀已經五十七歲，李宗也十四歲了。山居耕讀，數年間無事可記，正合着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的兩句老話，光陰荏苒，不覺已是周景王二十五年，王子朝作亂，景王薨，敬王立，遷都於成周，意欲求賢自助，問於左右，那時樂師萇弘，甚得王信任，此人到有些幻術，能招致神異，以炫人耳目，又善望氣之術，是精於卜易的人物。當下他見敬王問起賢才之事，便奏道：天下賢才，何可數計，但是大賢大德之人，在這種亂世，必不肯輕出，大都隱姓埋名，深居山林，求之誠不易。臣昔年浪遊四方，聞得人家說起，楚國高士上谷先生，有一位高弟，姓李名耳，號叫伯陽，又字老子，此人乃秉西方太白之精氣而生，博學多聞，楚莊屢徵不應，終於移家他去，不知現居何處？若

得此人爲佐，一定能致太平。且待臣到夜來觀察星象，探索此人的所在，然後派人去徵召，以天子之邦，他一定不至於逆命的。敬王大喜，便依奏行事。正是：

天子求賢誠有度，樂師望氣亦多才。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望氣求賢 葛弘薦士 專使行聘 老子入周

話說當時周敬王聽了葛弘之言，心中十分喜悅！便道：人之所在，能望氣而知嗎？葛弘奏道：人有三等九格，若是尋常平庸之輩，却觀察不出的，只有帝王聖賢，各應上天之象，可以一望而知，況且此人乃乘西方太白的精氣而生，臣已知道了他的來歷，故探求並不甚難，只等夜來觀看，明日一定有佳音奏聞。敬王嘉許了幾句，方才退朝。當日無話，次日早朝，朝見畢，葛弘不等敬王詢

間，便越班出奏道：恭喜主上！那欲求的賢人李耳，已被臣訪得所在了，臣昨觀星象，見長庚耀於西極，光如張翼，據此推測，此人大約隱於岐山，光如張翼，或指當年鳳鳴之處，臣意派人前往西岐山鳳凰堆地處尋訪，一定能得到蹤迹。

敬王道：既然如此，寡人即發徵書，派人前往徵召他便了。萇弘道：這却不可，此人非比等閒，本來淡於名利，他若有志求仕，早就出山了，還肯遁迹山林嗎？此等人物，不可以利祿動，只可以用禮聘，否則恐怕徒勞往返，不肯應命的。敬王道也說得有理，既如此，便備相聘，命驛使即日前往便了。畢竟天子的一聲說話，誰敢遲延，朝尙未退，使臣已離了成周，直投西岐而去，我且擱過。再說老子隱居鳳凰堆耕田課子，十分清閒，與農夫野老相處，大家渾樸勤儉，純然一片天機，沒有絲毫虛偽，此鄉正堪終老。不料天公往往不肯從人之願，你要隱居，它却一定要你出仕，拗也拗它不過。那一天清晨，老子正攜鋤往田中去力作，

不料正行之間，忽聞高峰的上面，有人說話；老子起初還以為是山人在上遊玩，並不注意，後來一聽說話的口音，不似此間語調，始抬頭向上觀看，只見有三個人立的高峰之上，一個衣冠整肅，似貴官模樣，其餘兩個，是僕從打扮，他們都向這村舍指指點點，口中說些甚麼，却因路遠之故，聽不清楚，但那付神情，似乎尋到了仙境一般，很為得意。老子看了，心中就有些疑惑，但以事不干己，也不去管這些閒事，徑自往田間而去。不料耕作未久，李宗忽然走來說道：父親！現有周朝天子的使臣，特地前來徵召你老人家，現在家中小坐，只等父親回去說話。老子一聽此話，不覺驚駭道：我身居楚國的時候，已自不求人知，及至離了曲仁里，來到此間，更是隱姓埋名，與世隔絕，今番之事，卻是從何說起，遮莫他們弄錯了罷！李宗道：一些不錯，他們所報出來的姓名籍貫，完全無誤。老子道：這到奇怪了！不知又是誰人的捉狹，我住在這種偏僻的地方，他們

又怎生會得知呢？周乃天子之邦，既有使臣到來，却自不容簡慢；于是便將鋤插交與李宗拿了，二人一同急匆匆的回家。那時使臣已在堂上坐久了，老子即行整了整衣服，直趨到堂上，撲翻身軀便拜，口稱：上國貴官降臨，草野鄙夫，有失迎迓，罪該萬死，伏乞寬宥。那位使臣，因為今番到此，乃是奉命用禮徵聘于他，並非尋常的宣召，國王尙且下禮，做使臣的自然不能藐視，于是便起身還禮道：伯陽先生，何用下此大禮？卑官到此，乃是奉君命禮聘高賢，同謀國是，何敢當此！一邊說，一邊扶起老子，才相揖歸座。使臣又命從人將敬王賜禮送上，遞過徵書，老子謙遜道：草野鄙夫，一無足述，如何却勞大王垂顧，兼累貴官遠涉？使臣便將萇引薦，望氣而知在此居住之事，詳細說了一遍；老子才恍然大悟，暗道：不料朝中竟有此人。照我的本意，終覺山居清寂，但是既然敬王如此優禮，他畢竟是當今天子，依禮就不容違拗，況且從前上谷先生也曾說

過，學成之後，並不是絕對不可以出仕，却不可熱中利祿，急于求仕，現在既然周室天子徵聘，足見他禮賢之心，或竟是用才的人主，不免去走一遭再說。主意既定，便拜受了聘禮，設酒殺雞，款留使臣及兩個從人，請使臣先行回朝復命，自己却須略略部署家事，隨後入都朝見。使臣見他答應，心中甚喜，自帶從人別去，不在話下。老子送過使臣之後，回到家中，把此事向申氏說知，申氏究係女流，對於名心，甚爲重視，一聽丈夫要去當官，真是喜出望外，當時便幫同料理行裝，整理衣履，忙個不迭。老子又把李宗喚在跟前，諄諄教誨一番，不免是孝順母親，用功讀書，勤于耕作等瑣事。又向申氏道：我此去也不過自試罷了，看事行事，如其君王賢德，果真能信用我的話，那末在這三年五載之中，決然不得回家；要是不能用我的話，那末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我一定就辭官回來，遂我初服。家中諸務，只得偏勞賢妻，好得耕作之事，我兒已可勝任，我此行

又多放一點心了！申氏自然勗勉他博取功名，不必以家事爲念，又備了些酒菜，替老子餞行。他的行篋，本來極爲簡單，不消半日功夫，已收拾停妥，故第二天便與申氏作別；申氏率李宗相送了三里多路，方才告別而歸。老子自負了行囊，離了西岐山，一路望成周大路而去，天明即行，天暮即宿，腹飢即食，口渴即飲，並無耽擱。那一天已到成周郊外，因天色已晚，故即止宿，次日入城，先謁太師，告知一切，請他代達君主，當時已經退朝，只將老子留居賓館，優禮款待，次日奏明天子，朝門聽召。老子告辭到賓館中去休息。次日便到朝門聽候召見。敬王升殿受朝已畢，太師即將李耳已奉召來都，現在朝門候旨的話奏明。敬王聞奏大喜，便命黃門官宣李耳上殿見寡人問話。黃門官來到朝門，高聲喊道：那一位是李耳，主上有命，宣你入朝見駕。老子諾諾連聲，直趨上前；黃門官便帶他一同入朝，直到玉階之下，老子因自己沒有官職在身，不敢上殿，即

就階下匍匐，口稱聖主在上，山人李耳朝見我主，願我主萬歲。敬王一見他如此守禮，不稍逾越，心中甚爲喜悅！便命平身上殿奏對。老子這才謝恩起身，整了冠服，然後眼觀鼻，鼻觀心，一路規行矩步，直到殿上，重又高呼朝拜。敬王命他平身，叫廷尉設下錦墩，賜李耳坐憩。老子受此殊榮，只得謝恩告坐。這一來却是意外的殊遇，因爲當殿設坐，除非各邦諸侯或使臣，才得享受。在本朝惟先世老臣，始有坐位，現在老子不過是一介山野平民，尙未受得一官半職，就設墩賜坐，這正是得未曾有，于此也可以見到敬王對他的優禮了！當下敬王不免先問了他的家世，以及平生的所學，老子一一謹答，然後又談論治國之道。老子便將自己平素的主張，滔滔泊泊的發揮出來，講得頭頭是道，聲震梁瓦，合殿文武，聽得發呆，暗暗的讚此人的奇才絕學。敬王聽了，尤其快樂，等他講畢之後，不覺讚美道：伯陽真是天下賢才哩！寡人得你相助，又何愁天下不

太平呢？當下想了一想，便回顧太師道：寡人之意，欲封伯陽爲柱下史之職，太師你看可好？太師道：正該如此，特地徵聘而來的人，若不置之清要，便無以見禮賢之意。于是便封老子爲柱下史之職。老子謝恩已畢，敬王退朝，羣臣下殿，齊向老子道賀，然後各歸府第。正是：

往日山中如野鶴

今朝柱下作言官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膺殊榮初爲柱下史

遷藏室忽來孔聖人

話說老子自被封爲柱下史之職，退朝而出，羣臣都不免向他道賀，老子一一酬答盡禮，大家各歸府第。老子如今既有了官職，自然也有他的府第，他便先到賓館之中，命館傭搬了行李，一同到了府中；府中自有執役之人，替他

安置好了，他便去將一切文件等物，整理一番，並沒有甚麼要事可辦。原來歷代的官制，時有變遷，周代的柱下史一職，乃是司言之官，與後世的御史一般，糾察合朝的善惡，然後直言于君主，有揚善貶惡之權，本是清要之缺。在國政昌明，朝臣良善的時代，這種官幾等于虛設，真是閒得無事可做；況且老子是初到此間，非但朝中之事，尙未審知，即合朝文武臣工，也還不曾熟識，其人的賢不肖，一些兒也不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又叫他辦些甚麼呢？故連日之間，惟有隨班入朝，例行常禮罷了。退朝之後，便漸漸的與同僚往來，各人的性情，也慢慢的有些知道，默記于心。好得老子的爲人，拘謹守禮，和藹可親，雖與其人，不相悅，也只放在心上，從不見于顏色，因此人家也很樂與交遊，又因他是敬王禮聘之人，尤其不敢稍有侮慢，生怕他心有不樂，便實施他的職權，彈劾起來，誰也吃他不住；因此合朝官員，不論是文是武，見了老子都是八恭九敬。

的對待他了。老子官居半載，各人的性情，固然完全知道，即朝中政事，也已十分明瞭，覺得羣臣之中，雖然沒有特出的人才，但十分不肖的人，却也極少，因此老子雖位居清要，得罪人家的事，固然絕無，但是建樹之處，也絲毫沒有。本來朝廷設官，各司其事，老子是知禮之人，自己名分下既無事可做，對於職務以外的事，自然更不去屢越干預，竟弄得無事可辦，于是除了讀書究學之外，惟有任意眠食罷了！幸而在每次入朝之時，敬王待他十分親暱，臨朝沒有緊要政務之時，總以禮樂之道，向老子問益；老子對於古代禮制，本來極有研討，又深慨當世諸侯士大夫的不知禮儀，以致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弟不見其兄，妻不夫其夫，弄得禮教淪胥，天下大亂；現在敬王既然問起禮樂之事，正合他的意思，自然儘量發揮，大談起來。敬王屢次聽他的講解，都非常欽佩，不時向文武諸臣說道：李耳，真是個知禮而守的君子，倘使天下的人，個個都能

禮，治平已久了，還有今日這種紛爭之禍嗎？惜乎寡人德薄，不能教天下的百姓，盡行知而謹守，但是有牧民之責的人，也須循此教化愚頑，使知禮教，那才有治平之望呢！羣臣聽了此話，自是唯唯諾諾隨聲附和；其實這許多文武中，真能以禮教民的，十個人中，或僅個把罷了！講到禮制一事，的確與國運很有關係的，小而言之，一家之內，也是如此；有禮之家，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通方合作，其家必然昌盛。若是父頑子逆，兄殘弟傲，那末乖氣所乘，罪戾相隨而至了。在敬王的時代，諸侯不尊王室，已非一日，互專征伐，百姓也以好勇鬥狠爲事，即使牧民的人，個個能拿禮義去教百姓，所得的效果，也極微薄，何況能教民以禮的，又不及十分之一二呢？可是自敬王深許老子爲守禮君子以後，舉朝的百官也讚揚他的守禮，一班士大夫，也聞知他守禮，一路傳揚開去，連各國諸侯，也知道老子能守禮，不久之後，老子守禮君子的聲名，已傳遍了各邦了。

老子因徒擁虛名，並無建樹，尸位素餐，實覺深恥；其實他並非沒有辦事的能
力，却因職位的關係，不能展布他的才能；這好比善御的人，却叫他去駕舟，善
游泳的人，却叫他去射箭，用非其才，一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故老子以不能
展布自己才能，在敬王前時露去志，敬王也明知他因為清閒過分，不願久濫，
所以出此，只得一方面加以安慰，一方面另想別的職位去安插他，以免他遠
遁。事有湊巧，隔不多時，那守藏室史，因病身故，此缺隨虛，敬王聞奏，正因老子
沒有相稱的職位，如今得此機會，却是正好，便命李耳遷為守藏室史，另派他
人接替李耳之缺。老子自然拜謝了恩命，一面將柱下史職務中的例行之事，
交代了後任，自往守藏室去接事。周制凡是國家的府藏，都分別令人專司其
事，這裏所說的守藏室，却是國家藏書之府，凡是歷古的簡籍，都分部收藏着，
其間多珍貴之品，凡世間不經見的冊籍，無所不有，故所藏極富。這一來却正

合了老子的意思，因為他好學之心，到老不倦，一則他遷了此職，不愁閒散，却與別的官員並不衝突；二來此中不乏未見之書，也可以借此增長學識，故不似先前的無聊了！可是他滿腹經綸，却依然是不能展布。此時的老子，正是混俗和光，一些兒也不見所長，為人所樂道的，不過是守禮君子四個大字罷了。可是他做這守藏室史的時間，却是很久，在他固然不務浮名，但因這守禮二字，却引起一位聖人，由遠道而來問禮！那聖人是誰？提起這一件故事，却是無人不知，就是孔子問禮于老子啊！孔子本是魯國人氏，家住曲阜，自少好學不倦，聲名極盛，從遊弟子，人數也着實不少，他本欲仕魯以治平自任，不料那時妒忌他的人極多，譖于魯君，竟不能用，因此他便動了周遊列國之念，聞老子乃當代守禮之士，亟欲一見，就與南宮敬叔等一班弟子，將命駕適，周魯君因孔子問禮樂于上國，是件極有關係的大事，便賜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以

壯行色。孔子就和南宮敬叔等一班人，取道往周。到了周都，往見老子，老子問道：子不憚遠行，來到此間，畢竟何以教我呢？孔子答道：道之一事，當現在的時代，真是難行極了！我方執道，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却是無人領受啊！道在今日，是難行的了！老子道：這却不然，說道的人，過于強辯，聞道的人，惑于辭令，誠能明白了兩點，我知道是不可忘的哩。並且你所講的話，都是古人的說數，那些人早都去世，連屍骨都腐爛的了，所留的不過是幾句遺言罷了。並且君子人得時即駕，不得時即蓬累而行。我又嘗聽人家說：善于行賈的人，雖然藏蓄豐富，却似乎空虛的一般，君子人雖然有了盛德，容貌却似愚魯的人一般，你須將驕傲的氣度，極深的慾望，以及態色淫志，一概屏去；須知這些事與你的本身是絕對無益的。我所要告訴你的話，不過如此罷了！孔子謹敬受教，老子于是又帶他去瞻仰明堂，及太祖后稷之廟，讀金人背上的銘辭；孔子不覺

感嘆道：現在始知周朝的所以能夠王天下，周公的所以能稱盛，却非偶然的！啊！現在的人主，並不去推闡古明王安存之道，却偏急急于所以危亡，這正是背道而馳，欲追着前面的人一般，如何能達到呢？豈非大惑嗎？于是退而問樂老子道：此事非我所知，不如往訪樂正萇弘，他一定能夠詳細告訴給你的。孔子大喜，長揖辭出。正是：

問禮良言聞老子

更將樂事叩萇弘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孔子入廟銘讀金人

李耳違時心馳絕域

話說孔子自觀明堂太廟之後，見金人背上的銘辭說：「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逾人。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不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看了此銘，向隨行弟子道：「你等記着！這一篇話，實而中理，情而可信，大家如其能夠依此行事，就不會因口過致患了！」于是率衆退出，又向老子問樂，老子道：「樂事我却沒有精研，不敢妄言；子欲問此道，可往訪萇弘，他必然能盡情告訴你的。」孔子即辭了老子，往見萇弘，問以樂事。萇弘一一詳爲解釋，盡其道而去。將返魯國，老子相送，并且向孔子說道：「我聞得富

貴的人，往往用金錢去餽贈人家；仁德的人，往往用說話去餽贈人家；現在李耳並非富貴之流，却竊有仁者的虛名，故沒有金錢相送，還是用幾句說話來相贈罷！凡現在的讀書人，聰明深察而近乎死的，此等人一定是歡喜譏議人家的啊！博辯宏達而危其身的，此等人一定是歡喜發人家隱惡的啊！做人子的，不應該只知有自己，做人臣下的人，決不能使人見惡，人君可用即進，不可用即退，這才是明哲保身之道哩！我謹以這幾句話相贈，願子切記！孔子揖謝道：我師之語，敬當永矢勿忘。於是竟離周歸魯。深居數日，默思老子的說話，忽忽不語，似乎有些不懌的神情。南宮敬叔便問道：近日以來，夫子似乎有些不裕，未識何故？孔子道：我不過深思老子的說話，故默然幽居，並沒有甚麼不裕啊。南宮敬叔道：就夫子看來，老子畢竟是個何等樣人？人家都稱他博古通今，但照弟子看來，貌古而似拙，言訥而似玄，也並沒有甚麼異人之處，爲何世間

又會有許多人稱譽他呢？孔子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敬叔！老子的所長，你又如何得知，以貌取人，是容易失誤的，你如何也與世俗一般見識呢？你且少留，待我來告訴給你：鳥類，我們是知道牠善于飛翔的；魚類，我們知道牠善于游泳的；獸類，我們知道牠善于奔跑的；牠們這種天生的技能，都出于人類之上，但是那善于奔馳的獸類，可以用網羅去捕牠；善于游泳的魚類，可以用絲綸去釣牠；善于飛翔的鳥類，可以用矰矢去射牠；都可以運用人的智力去取牠。只有龍這一件東西，我們却不能知牠如何會乘風雲而上天，牠那不測之機，既不明瞭，更談不到致取的事了！我今番得見老子，也正是如此，老子真好比神龍一般哩！我退而思其道，又好似想那神龍如何會乘風雲而上天一般，久久不得其解，以致默然幽居，你却如何用世俗的目光來看老子呢？豈不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嗎？說罷，又微微的嘆息。南宮敬叔聽了，也略略猜知孔子的

意思，便唯唯而退，便將孔子的話，轉述于同門諸子，于是老子猶龍一句話，即喧傳人口，在大家以爲孔子乃當世聖人，尙且如此推崇他，老子必非等閒之輩，不由得敬重他起來。其實老子是個淡虛名，薄浮利的守禮君子，他對孔子所講的話，也因他是東魯聖人，既然遠道而來，決不能使他失望而去，故才隱約指點了幾句，不料孔子却有猶龍之喻，這真使老子萬分不安的啊！在常情而論，聽人家在稱譽自己，一定是很歡喜而引爲光榮的，老子又何故受譽若驚呢？因爲他對於孔子的微意，也自看透了；明知二人所持之道，各不相謀，他一面讚譽，一面却是提高他自己的身分，那末老子又爲何不置辯呢？只因孔門弟子，散布各國，聲應氣求，老子却是無徒無侶，情勢上是不容置辯，辯也無益的，故只做不知，可是因此就有遠遁之意。曾私向萇弘說道：方今天下，盜賊紛起，諸侯竊據，王室之權，不能踰戶域，這衰頹的景衆，已足引爲深憂；但是尙

可設法自救，因爲盜賊不知有天子，諸侯不知有天子，這是理勢所使然，不足爲怪！現在可不對了，有些名爲君子及賢士的人物，竟其也不知有天子，不知有周室，如此光景，普天之下，竟沒有一個人目中有天子有周室了，要想使天下不亂，還可望嗎？萇弘聽了，也非常感動，略略窺知其意，默然而去。萇弘的爲人，雖有奇巧的幻術，但終不免于取媚自容，當時他因窺知敬王之隱，乃施展他的幻術，迎合王意，因此深得敬王的寵幸，那時晉國范中行之亂，萇弘却也暗中參與其事，後來亂平，晉人探知其事，便誚讓周室，以爲天子之邦，不該從容臣下，參與謀逆之事，擾亂諸侯之國。其時晉國正強，周室衰頹，敬王不得已，殺了萇弘，去謝晉人，才算無事。萇弘死後，流血化爲碧石，屍身不知何往，故今有萇弘碧血的話頭。老子對於此事，深以爲不然，嘗自語道：萇弘參與晉亂，固然不該，但從未見天子殺了他的大夫，去向諸侯謝罪的；周室的衰頹，是永遠

不能自振的了！道不能行，不隱何待？于是老子便決意遠遁了。那時中原各地，竟沒有可隱之處，欲歸隱還是西行爲宜，因思西方絕徹有流沙，鄰近于弱水，那裏人民稀少，樸野純摯，優于中原，遠遁彼處，到可以遂清靜無爲的素志，不啻與世隔絕哩。打定主意，便暗自收拾一切，待等預備妥當之後，便夤夜離了都城，悄悄的取道往西而行，直到次日，守藏室小吏得知其事，深爲駭異，即去告知敬王，敬王知道老子的脾氣，既然遠走，追也無益，只索任他自去。老子跋涉道途，曉行夜宿，那一日忽然走入一座高山，山勢險峻非常，若不從嶺上翻過去，又沒有別條路可通，故老子只得在羣山中攀援上下，走時頗覺困苦，看天光又將黑下來了，還只在半山之中，幸而他是山居很久的人，到並不覺得胆怯，只向四下看視，意欲尋覓一個安身的所在，權歇一宵，藉避虎狼。看到前邊山坳之中，好像有一間石室，相去並不甚遠，心中不覺大喜！即打疊精神，

一路往石室走去，少頃即到，舉眼看時，非但好端端一間石室，還一樣有石門掩着，裏邊好像有人居住的一般。老子此時，也顧不得許多，便舉手將石門一推，却呀的開了，望進去似乎很幽深曲折，瞧不清楚，到此却反不敢輕進，只在門口徘徊，以為裏面或係是隱士所居之室，陌陌生的人，直闖進去，于理講不過去；若不進去罷，舍此石室之外，近邊又找不到一個藏身之處。正在左右為難，裏邊却走出一個童子來了。正是：

歧途方患無投止 石室留賓有隱倫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上危崖走謁窟石 憐遠客慨贈青牛

話說老子推開石室的門，一見裏邊情形，料想一定有人居住到不敢昧

然入內，欲不進去呢，近邊又找不到一個安身之處，天色又晚，不能再奔前程，真弄得進退維谷。正在此時忽聽石門以內，隱隱有步履之聲，舉眼看時，却是一個道童，手執拂塵，含笑而來，一見老子，便施禮道：家師卜易端的神驗，今天早晨，因樹頭鵲鳴，占了一課，說是有嘉賓蒞止，不料果真應了。當下老子一邊還禮，一邊答道：足見令師是當代高人，故能前知，只請小哥入內代稟，說我李耳路過此間，投謁高明，兼求止宿。童兒道：家師頃聞門響，已知道駕到，特命弟子奉迓，李叟請隨我進內便了。老子應諾，跟了道童入內，順手把門閉了；一路曲折行來，初時頗覺黑暗，只得扶壁而行，直到轉過三個灣以後，只見前邊一片光明，一座很寬敞的石室，中間坐着一位鶴髮童顏的老者，一見老子入內，便降階相迎，一同入室，各行過了禮，分賓主坐定，寒暄已畢，各展姓氏，老者笑道：山野之人，非但不記姓氏，連自己的年歲都忘了，因我住此石窟之中，附近

的樵叟們都戲稱山人爲窟石翁，我也就以自稱了。老子乃叩以所學，却歷歷如數家珍，對於長生修養之道，更是精詳透闢，井井有序，老子聽了，十分佩服，大有相見恨晚之概。窟石翁也向老子問起來踪去迹，老子也把前前後後所歷的事，完全講了出來，臨了說到自己之道，不能行于中原，故不得已只好西投流沙，作終老之計。窟石翁聽了，不覺撫掌大笑道：山人不料却在今天才遇到志同道合之人哩！于是益發暢談起來，正是話逢知己，久談不倦，不知不覺，竟過了一宵，直到枝頭羣鳥啁啾飛鳴，才知道天已拂曉，老子不覺有些奇怪，暗想我從薄暮入此石室之後，只覺此間一向光明，並未覺得昏黑，如何忽忽的已過了一宵，難道此中日月，竟自沒有昏嗎？他一動此念，便向四下探望，只見石屋頂上，正挂着一顆巨珠，約有龍眼大小，燁燁的光華，四射室中，分明是一顆照夜之珠，故夜間縱然不燃燈燭，却兀自光明朗澈，忘了所以，長談竟

夜，也絲毫不覺了。本來呢，山中七日，世上千年，這兩句話雖係形容，也足見山中人的逍遙自在哩。當下老子見天色已明，便欲告辭上道；窟石翁含笑道：子欲去流沙，路途窈遠，并且由此而去，待一出了函谷關，西行全是沙漠之地，行走很爲不便，若沒有代步，如何去得？老子答道：老丈之見甚是，但在下到了前途，再行設法尋覓代步，尙不爲遲。窟石翁笑道：那到不必多費周折了，山人到現成有一頭坐騎，因久沒用牠之處，一向散放在山中，如今我子有意遠行，恰正用得牠着，山人到替牠覓到新主人了！願贈足下乘坐。說罷，便對童子道：你去把青牛喚來，好給李兄做代步。童子應命而去，窟石翁與老子也一同出了石室，只見那童子撮口作聲，吁吁不絕，山谷之中，迴聲甚大，他口中一吁，羣山皆應，不多片刻，果然見一隻龐大青牛，由羣峯間飛奔向石室而來；脚力輕健，不比等閒，轉眼已到跟前，窟石翁便解下勒腰帶，扣了青牛的鼻環，一邊吩咐

只是催動青牛，向前而進。不料行至關前約半里之地，却早見前邊有一行人迎上前來；老子坐在牛背之上，只道是關吏出來盤詰行藏的，暗想我此番乃是棄官私逃，若經他們盤問出來，多少終有些麻煩；若是說謊支吾罷，又是生平痛恨之事，不願意幹，故到有些躊躇起來。原來那時關上的盤查，甚爲嚴厲，無論進關出關之人，都須將來踪去迹盤問清楚，方才放你過去，否則決難如願。說時遲，彼時快，老子與那一行人，已愈行愈近，忽見其中有一個貴官模樣的人，直趨到老子坐騎跟前，樓頭就是一躬，口尊聖人，關令尹尹喜，迎接來遲，望乞恕罪！這一來把個老子却弄得如墮五里霧中，兀自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暗想此人素不相識，連名字都沒有聽見過，如何他却如此足恭迎接起我來？況且關令尹又非卑官末吏，終不成來奉迎我這遠遁之人，大約是他認錯人了。但他既下禮，也只得跳下牛背，打躬還禮道：山野之人，怎敢當貴官下禮？

他道：青牛青牛，我如今替你尋到一位新主人了，你好好的伴他往流沙而去，將來少不得有你的好處。那青牛也好像懂得說話的一般，伏在老人身邊，不住的將頭皮向老人膝上搓磨，表示惜別似的。老子到此，便謝了窟石翁的厚賜，將自己的行李，安放在青牛背上，然後作別，牽了青牛，緩緩行了一程，方才跨上牛背，趕奔前程而去。好得此去路途雖遙，沿途都有村店市集，可供食宿，青牛的食料，山野間到處都有，更不愁缺乏，故一路到安穩無事，老子有了青牛代步，精力也着實省了不少。一路曉行夜宿，飢餐渴飲，也不知共走了多少時日，不知不覺，已到了函嶠之界；那座函谷關，乃係秦之東關，在叢山深壑之中，宛如函底，故稱爲函谷關，實是險要之地，借天險以設此關城，端的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勢，遠非別處關城所能比美。老子單人獨騎，此去流沙，非出函谷關不可，他既有了這志願，豈肯半途中止，故當時也顧不得山高嶺險，

但李耳恐怕是貴官弄錯了人，否則李耳與貴官，素無半面之識，貴官又如何知道我今天過此呢？尹喜長揖答道：卑官並不弄錯，只是此間非講話之所，且請入關到荒衙中坐憩，待小尹將前後的情形奉告。說着便過去替老子牽了青牛，讓他入關；老子見他攬轡讓道，足恭的執弟子之禮，心中很是不安，謙遜道：山人何德何能，敢勞貴官如此招呼？執鞭之役，還讓山人自行了當罷。尹喜那裏肯從，老子也委實弄得沒法，只得與他並肩而行，許多從人，擁護着一路入得關門，到了衙門之前，尹喜親自將青牛背上的行李取下，交與從人送到裏邊安放，又命從人將青牛牽去，好生喂養！然後向老子三揖，讓他入衙，到了堂前，又三揖讓他升堂；登堂之後，又親自拂几拭櫬，又三揖送老子在上位坐下，自己却在下首侍立，老子周旋還禮，心中甚覺不安，又不知這位關令尹因何如此的恭敬？如今見他自己植立不坐，却忍不住站起身來，拱手說道：貴官

多禮，山人已多僭越，却又立而不坐，叫山人何敢獨坐，即有甚麼見教，也該坐了說話才對，要不然山人請即告辭。尹喜被他如此一說，却不好固執己見，只好拱手道：「既然夫子所命，小尹怎敢不從。於是便讓老子先坐，自己偏身坐在下位相陪，當時自不免有一番寒暄，及展詢邦族的老套，不必細表。原來這位尹喜本來是周朝的下大夫，後來不知何故，被放到函谷做關令尹之職。此人確也是個飽學之士，又喜歡研究術數，故對於望氣之術，極爲精明，生平只恨未得高人爲師，心常不樂，今番老子從此經過，真乃適逢其會，故一見之下，就以師禮相待了。正是：

機緣千里無能間

令尹今朝見道師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走函關尹喜途迎 說妙理大盜不止

話說函谷關關令尹尹喜，原是個飽學之士，因不得於世，故遁爲關尹，生平以不得道高之人爲師，引爲憾事，但他精於術數及望氣之法，又深知自己終必有遇到高人的一日，但機緣未到罷了，故幽獨自守；今番見了老子，知道是個道高之人，故以師禮相事了！那末他又如何知道老子是高人，一定要經過此關，事前就率領了吏役，出關迎接呢？原來這是有先兆的。他在半月以前，巡閱關上，無意之間，忽見東方有一片白雲，如同冕旒一般，覺得與尋常的遊雲不同；再定睛看時，只見那一片白雲，中間迸裂，分爲兩片，却另有一道紫氣，從下邊冉冉上升，直冲霄漢，指來西方，如遊龍夭矯，一路蜿蜒而西，光景四映，耀日生輝，尹喜一見之下，便大喜道：紫氣東來，乃是高人西行之兆，所指方向，

正對函谷十日之後，必有高人來度此關，我師不久將到了！這種天空的異象，是常常有的，在尋常之人見了，不過覺得奇景悅目，或資爲談助罷了，所主何兆，誰也不能斷定；但尹喜也是一位有道之士，望氣又是他的特長，故一見便知朕兆。自此以後，每日必登關城東望，那股紫氣，初幾天若隱若現，後來已漸覺模糊，到上一天，已簡直一些也瞧不見了，尹喜却不覺大喜過望道：「明日晚刻，高人一定到了。」關上的吏役，以爲一連鬧了半月多，非但不見高人駕到，連那紫氣都消滅了，還講甚麼明天准到的話呢？他們口雖不言，却暗暗的在那裏竊笑。到了第二天傍晚，關尹竟帶了他們出關，迎上前途，鄭重其事的，大家又有些將信將疑！及至迎着了老子之後，大家又深佩關尹有未卜先知之機了！當下老子也不免將此事向尹喜詢問，尹喜自然將望見紫氣東來，所以知道駕臨的話，訴說一番，老子搖首微嘆道：「這些話只怕是我子所假託的罷，山

人已不能見容於中原，始自放而往投流沙；紫氣乃祥瑞之光，山人如何會有此氣呢？若非我子的假託微言，一定是有道者尚在後面，山人不過先他到此，貴官准是弄錯的。尹喜足恭却立道：我師不必再設辭難我了，當我師入周之時，弟子已知我師係有道高人，只因職責所牽，未能拜投門下，今番還是如此謙言，分明是弟子有甚麼之不肖處，故不肯收錄罷了！老子聽他如此說法，一片誠心，再也不容拒絕，便只得認爲弟子。尹喜這才稱謝坐下，談論古今，漸漸的談到近日之事；尹喜不覺長嘆道：天心不仁，不加誅於殘暴，反降罪於小民，此間鄰近諸國，戰伐頻仍，百姓已弄得流離轉徙，無以生存；不料人禍未艾，天災又行，亢旱不雨，田禾都枯槁而死，民以食爲天，前途已屬可慮！自近月以來，疫癘又大爲盛行，染病極速，無法醫治，以致死亡相繼，悽慘之狀，令人不忍卒覩，竟有一家數口，在一兩天以內，同歸於盡的哩！民不堪命，天下又安得不亂。

呢？老子聽了，也不覺嘆息道：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追源禍首，還在於那些弄兵爭霸的人物；一次用兵，必有許多田地受到車馬的蹂躪，弄得不能耕種，這是荒象的一端。就算田地不會受到車馬的蹂躪，壯夫既應募從軍，老弱又無力耕種，只得坐視蕪雜，這是荒象的又一端。大戰時戰士的死亡，固然是不可悉數；就是百姓因流離轉徙，凍餒致死的，也不會在少數，或委棄於溝壑，或藁葬於原野，久而腐爛，釀成厲氣，疫病就乘時竊發了！這都是那一班爭雄稱霸的人們，一力所造成的，與上天是絕無干係的。尹喜聽了，十分佩服！便又說道：我不知天公到何時始有厭亂之心，好讓百姓安居樂業呢？老子道：這却不能說定，大概要看天地自然運化之機，我曾聽得人家說：以德取天下的，始能久守；其實這話還不盡然，必須能夠自忘其德的人，始能久守天下，因為自忘其德，才是至德，自詡己德，乃是偽德，無論何事，一涉於偽，便立足取敗。尹喜聞言，心

中頗爲朗澈，又問道：弟子也曾聽人家傳說，東魯有聖人，姓孔名丘，表字仲尼，是一位博學多能，道比天地，德配唐虞，故從遊弟子，有三千餘人，號稱賢才的，有七十二人，羣相推重，稱爲聖人，弟子也以聖人之徒相期許。并且聞說往昔曾不辭跋涉，問禮於我師，像此等人物，大概是當今有德的聖人了？老子不聽此言猶可，一聽此言，不覺就觸動心事，面上不覺稍稍變色，喟然長嘆道：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我對於孔丘是無話可說的了！尹喜聞言，却頗覺驚異！又問道：敢問所以然的緣故？老子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芻狗祭時所用之物，在未祭的時候，也很爲寶貴，等到祭畢之後，便置之不顧，賤如糞壤了，我子於此，宜有所覺悟了！故我曾經說過：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慈孝；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誠能審知此中的妙理，還講甚麼聖人不聖人呢？須知四大

之中，是無所謂聖人的，所謂四大，乃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我們學論道的人，第一便參透自然的至理，其餘甚麼聖賢之道，也就可以完全包刮了。尹喜當下一一敬諾，一邊命從人去預備酒食款待老子。老子今天說出這一番激烈的話來，與他平日靜默寡言的態度，似乎判若兩人，其實他所以如此的緣故，也正是有感而發，大約還在於孔子所說猶龍一語，有激而然哩！當下尹喜便備了盛筵，款待老子，當晚就留宿在衙署的西齋。一宵無話，次日老子便欲出關，尹喜却固留道：夫子且小住，須知此去流沙，道路險阻，夫子單人獨騎前往，縱然不愁甚麼，可也寂寞苦悶煞人；弟子向日早就有棄官歸隱之意，只因等待我師，故暫時居此，今既相遇，自當隨行，故欲略事拾掇，作伴同行出關，以破岑寂，弟子兼可時聆教誨，以增學問。老子笑道：尹子有此志願，固然甚好，但是據山人看來，你的塵緣尚未完全脫淨，

歸隱還須少待時日，現在縱然跟我出關，也是沒用，到不如在此小住幾時的好。尹喜聽了，愀然不悅，沉思了好一會，才躬身說道：既然如此，我師是要歸隱了，弟子得蒙收錄，自是萬幸，但相見之時極暫，未能盡聆夫子的教言，却又是深引爲恨的事情；如今弟子有一個意見，未知我師能夠應允否？老子道：你且講來，只要我能夠辦到的，總得應允你啊！尹喜道：我師向時的議論，只發于口而入於問道者的耳中，故外人不得聞其妙，現在弟子欲留我師在此荒衙小駐幾時，把生平所有的言論，著在簡冊，使弟子可以開茅啓塞，闡明我師之道；并且也可以流傳後世，使將來的人，得知我師的大道。我師的大道，雖不能用於今日，安見千秋萬世之下，不有人行我師的大道呢？弟子故胆敢以此事相請，還望我師俯允爲幸！老子聽了他這麼一篇話，却說得頭頭是道，略略籌思了一下，便竟答應下來。正是：

畢竟關尹求道切
行看老子著新書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著新書暢言道德 修大道闡發幽微

話說當時尹喜欲留老子在衙小駐，請他著書傳後，老子略略想了一想，便慨然應允道：「既如此，我便在此小留，略抒自己的意見，算是答尹子的盛意，至於傳不傳，那到可以不必去管他了。本來老子也久有此意，不過一向因所處的境地關係，竟不便表白自己的意見；並且當世一班名爲賢士大夫的人，都欲依附聖門，借此好做己身的屏障，又明知當世聖賢的主張，與自己相左，縱使表白意見，也定要受那班人的攻擊，倘不幸而爲少正卯之續，却又何苦？故還是默爾不言的爲妙。但是在今日之下，情形却大不相同，自己將投隱流

沙，縱然暢所欲言，也沒甚關係，再不怕有人反對了！故慨然應允下來。于是便留居衙中，著述約五千言，共八十一章，分爲上下篇；上篇法天，天數奇，故共爲三十七章；下篇法地，地數偶，共爲四十四章；就是現在所傳的五千言道德經。啊。其實在當初之時，並不稱經，後代的人，因爲尊重老子的緣故，推尊到他著的書，又因上下篇中，講道德的奧旨，故才稱爲道德經。他這五千言，雖一方面闡明道德的真諦，一方面發洩他胸中的蘊蓄，但是辭意隱約，字句晦澀，頗難索解，這正是老子渾樸自遁之處；不料後世之人，對於他著書的宗旨，沒有明瞭，不加深察，以爲是道家修煉之書，那才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哩！閑言休提。再說老子著了上下篇五千言，交給尹喜道山人一生的主張，大概如此，尹子如能在言外搜求，定有所得，我却從此遠遁了！尹喜欣然領受，便又問道：我師此去，遊蹤大約無定，將來萬一弟子歸隱的機緣到時，又到何處尋訪我師呢？

老子笑道：我當遊于青羊之肆，你可到那邊來尋我。尹喜又道：青羊之肆，畢竟又在于何處呢？敢請明白見示，以便日後好來尋訪。老子道：青羊之肆，乃在于蜀羣山中；若是塵緣未了之時，就能到蜀羣，也尋不到的，你自我去後，務必靜心守一，千日清齋，鍊形入妙，然後才可以來尋我哩。尹喜大喜應諾，于是便親爲老子牽牛，相送出關，直到十里之外，經老子再三阻止，方才伏地拜送，直到老子遠去，不見蹤影，方才起身自回關衙。老子一路投西而去，自往流沙隱居，我且按下不表。再說尹喜回到關衙，將關上一切事務，都委付門吏辦理，從此他便獨居高樓之中，摒絕僮僕，只用山棗野果以代飲食，精心專一的將上下篇翻覆唸誦，算是每日的清課。他本來精于術數，對於清修之道，已經稍有根底，故再加上一層坐功，自然軀壳強而魂靈易悟了！講到這坐功一事，到並非胡鬧，坐忘是入道初基的話，我們且不必去說他，但據在下的經驗閱歷，

平心而論的說一句，靜坐一事，的確可以使人精神團結，身體堅強的。因爲靜坐的要着，便是凝神和氣調息，使胸中一念不生，萬緣俱寂，就是山崩于前，海湧其側，一切水火刀兵之事，恐怖在他左右，淫聲美色炫惑他的耳目，都能聽若無聞，視若無覩，任是如何，也不能變更他的心志。讀者諸君想：一個人能夠達到這種地步，身體豈還會不堅強麼？不過在尋常之人，欲達到這般功行的，確很不容易；止少也得十年八載，才能臻此。但是這位尹喜，畢竟已有了相當的根基，故他靜坐到百日之後，心地已光明朗澈，宛如新磨的銅鏡相似，端的一塵不染。到一年之後，已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非但堅定不拔，并且連窮數達變的精微，因形移易的妙旨，也竟然完全了悟；他達到這般境地，對於上下篇中的五千言，也闡發無遺了。尹喜于是便將每天唸誦上下篇的時間，改爲著書之用。他因鑒于老子的上下篇，辭意晦澀，生怕後代的學者，穿鑿附會，以致

失却本旨，貽誤不淺，故就老子的上下篇，加以闡發，揭明原旨，昭示後學。盡一年半之力，始成書九篇，就名爲關尹子。作者在這裏還有幾句話要說明一下：現在書肆中關尹子一書是有的，但已非尹喜的原著，却是唐宋人所僞託的，因尹喜的原著，却在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不幸也同付一炬。原來當尹喜著作關尹子之時，是先錄了上下篇五千言，然後將自己的著作，附列于後，以示他尊師重道之意；著成之後，便用一隻石匣把書緘封在內，藏在函谷關城樓夾梁之上，然後遠遁。此事關中吏役人民，都有些知道，但不知匣中所藏的，究係何物，歷時既久之後，于是就發生了種種傳說，有的以爲尹喜是有道高人，既將石匣鎖關城，中間一定封鎖着甚麼妖魔鬼怪，開了一定不祥；有的以爲是藏着甚麼寶鎮壓此關，開了寶物走失，立肇災禍；故一直經過了幾百年之久，再也沒人敢將石匣去碰一碰。不料剛愎倔強的秦始皇，當入關之際，也

聞得此事，他那天生殘暴的性情，又當威震中原之際，他怕了甚麼，便命人將石匣摘取下來，用鎚打開來一看，見是書本，不覺大怒！原來這位暴君，生平所痛恨的，便是書本和讀書人，以為要使天下太平，非殺盡讀書人，燒盡書卷不可；何況這一本書，又緘藏石匣，懸置城樓，累人家疑神說鬼，這個著書人詭譎，已不問可知，書中所講之事，那自然更不必說了！于是便命錘碎石匣，舉火將書燒了完事。可憐尹喜一年半的心血，至此完全化為灰燼，後世的人，竟未曾一見此書。這段故事，並非作者胡說，乃確鑿無誤的；至于現在所傳流的關尹子一書，又如何知是後人偽託的呢？因為唐志隋志中，都沒此書的名目存在，直到宋代以後，才有此書出現，由此知是宋人所偽託的了！本來我國的古籍，由後人偽託的，也不知凡幾，又何止這一部關尹子，大概都因為秦人的一炬，把原本毀滅之後，後人才得了依附假託的機會哩！聞文休贅，當時尹喜藏書

關城，不會料到數百年後，此書會遭秦人的一炬，也不會料到數千年後，還有人假託他的名字來著書的。他將石匣藏上關城之後，已算脫然無事，只因守老子臨去之戒，須守滿千日，故仍獨居樓中，安享清靜之福。他此時功行愈深，非但能摒絕人間煙火之食，并且竟連山棗野果都不用，辟穀晏居，物我相忘，只等坐滿千日之後，西出函谷關，往蜀羣尋青羊之肆，會晤老子，共同修道。光陰易過，不知不覺的過了相約之期，天空中忽然現出異象，尹喜知良時已至，便離關西去了。正是：

忽見翠微呈異象

看他遠舉意飄然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入流沙山中遇猛虎

離險地崖畔見懸松

話說尹喜獨自樓居，渾忘月日，不知不覺，已過了千日之期；那一日正是風和日麗，朗朗晴空，尹喜甚覺心神暢爽，便倚闌遠眺，舉目四矚，只見流霞來往，明淨光豔，忽如流蘇的下垂，忽如天花的散亂，忽明忽滅，異景萬千。那流霞之中，似有鸞鶴飛翔，鳳凰飛鳴；又似有許多仙翁神女，在那裏含笑向自己招手；這種奇景，委實是生平所僅見，但轉眼之間，又倏忽都寂，光景無存。尹喜到此，忽靈機一動，暗想：時候已經到了，不走何待？於是收拾了一個小小行囊，將老子手錄的上下篇藏了，又取了些自己用得着的東西，也不與門吏等說知就裏，只託言入山採藥，竟悄悄地出了關廂，一路投西，往蜀羣去尋老子。依現在的地理講，當年的函谷關在日今河南靈寶縣地界，蜀羣的青羊肆乃在四川成都縣地界，相距的路途窈窕，全憑赤足而行，已非易易，況且四川位于萬山之中，素有蜀道難行之嘆，尹喜此去，自然更多周折了。在尹喜也未嘗不知

此道的艱險，但訪道之人，心志專一，任是甚麼都不顧，一路登山涉水，曉行夜止，在先到也沒事，那一天已抵蜀地的邊境，見一座高山，壁立千仞，谷口如甕，望進去幽深異常；旁邊巨石之上，却鑿着此山有虎，行人莫入八個大字。尹喜一見，起初到也遲疑，後來一看並無別徑可通，石上字迹，又不似新鑿，暗想：或係從前此間曾有虎患，故鑿此八字，以警行人，虎在山林之中，朝東暮西，那有一定的所在，安見從前此山之虎，不搬往別處山頭呢？他打了這麼一個主意，便不顧一切，放胆前行，一面走一面觀玩山色，走了半天，非但沒有虎，連山貓也不曾看見一頭，他自然更無顧慮了。直走到天色昏黑，還在萬山之中，尹喜便就近找了一座山崖，上面怪石撐出，下面石壁內凹，好像天生的石室一般，可供行人休息。他便在石崖之下，拂拭泥苔，據石打坐，這本來是他日常功課，凝神摒息之後，外界的一切都好似與他脫離的一般，各不相干。不料坐到半

夜時分，忽然怪風大作，樹木震撼，山谷應聲，宛如神呼鬼哭，嘈雜異常，要在旁人深夜遇到這種景狀，莫說心驚，連苦胆都會嚇破哩！幸而尹喜終是一位有道之士，完全無事，依然兀坐。那風吹過之處，中間夾着一陣腥穢之氣，刺鼻難熬，到此尹喜才微微啓目，只見對面山頭上射出兩道光芒，宛如一對火球，似向此崖而來。尹喜此時，却不認爲虎，以爲是自己動了心念，招致外魔來了，于是亟亟收攝心神，依舊合眼打他的坐。不料那光芒却是一對虎眼，那猛虎行走如飛，雖在高低不平的山徑中，却行所無事，幾撲幾躡，便已到了尹喜所坐之處，相距不及一丈之路，不消再一撲，尹喜便做了猛虎的點心；但他此時專心一志的兀坐，莫說猛虎撲到跟前，全不在意，就是天崩地陷，也不干他的事哩！說也奇怪，那猛虎撲到相近之處，却站定身體，不再前進，只把尹喜瞪視了一會，非但不去將他撲食，霎時間威風頓斂，掉轉身軀，慢吞吞一步一步的拽

尾而去，連頭也不回，自入林中而沒。在這裏若說得神怪一些，准是尹喜成了道果，法力高強，暗中運用他的道術，將猛虎遣發開去。但這些荒唐之話，我却不敢出口，怕貽笑于大方；那末猛虎的飛撲而來，志在于得食，既然見了尹喜，却爲何又不顧而去，其中到底又有甚麼妙理呢？說穿了並沒甚麼希罕，且待在下慢慢講來。世人但知猛虎是性喜吃人的獸類，實則大謬不然，猛虎的本性，却絕對不願意吃人的；至于有些人被猛虎所食，那在猛虎眼光裏望去，他已不類人形，方才撲食，但吃到兩手兩足的時候，猛虎才會知道誤食了人，一定棄置不食，含淚而去。猛虎的眼睛，是沒有變動的，如何會誤人爲畜，加以撲食呢？這又是人所自取的。大凡不忠不孝的人，或是陰謀詭計，利己損人，行兇作惡之徒，雖然表面上是個人，但他們的心，已甚于禽獸，在人眼中，其形不變，一到了猛虎眼中去，就不見他有一些人形，完全與猴子猩猩一樣，就在吃的

時候，也一些兒不覺得有人氣息，一定要見了手足，方才會知道錯誤，可是已來不及了！這是一種。還有一種人，生平並無過惡，有時也不幸喪命在猛虎爪牙之下，這原因就在于臨事的慌亂；因爲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精氣神，精氣神如其能夠完固，其形也就堅定，猛虎也一望而知是人，決不會再來相犯。可是平常的人，在驟然遇到猛虎之際，那裏能夠鎮靜自若呢？必然心慌意亂，驚惶失措的；只這麼一來，精氣神三者，就不能凝結一致，必然互相分離，神魂越舍；形以神存，神既外越，形亦消失，猛虎到此，便認不真切起來。并且越是在驚惶的時候，越是會現手揮足蹕的形狀，此時縱然猛虎目光未亂，認得人形，牠見了你手足揮動，就疑心你要去加害于牠，人防虎虎防人，牠自然要利用牠爪牙，先發制人了。若是遇虎的人，能夠持之鎮定，不慌亂，不妄動，形神相守，就是送到牠嘴邊，牠也不會來吃你的。今番尹喜，非但能夠鎮定自持，并且心中沒

覺得有虎，深入靜定的境界，端的是神完氣足，形象巍然，似凜乎不可侵犯，故那頭猛虎，一見便知道是個人，不願加害，縱然腹中飢餓，也只顧拽尾而去，另向別處尋覓野獸充飢了！當時的尹喜，對於這些事，一概也沒有得知，直到次日天明，他待起身趕路之時，忽見近處叢草苔衣之上，都留印着不少虎掌之迹，才恍然大悟！知夜來有猛虎到此，所見的兩道光芒，就是猛虎的眼球，便也一笑置之，攜囊上路。一路前行，山徑忽寬忽狹，走了好幾十里，沒有見過一個人影，這種深山幽谷，若非訪道之士，誰會到此，他走了一程，却見一座山崖，十分古峭，崖邊無數蒼松，老幹盤曲，如同神龍破空，伸爪作攫拿之勢，或如怪鳥展翅，側喙作啄捉之狀，龍鱗徧體，籐蘿牽挂，蒼翠接天，濃陰匝地，真是奇古有致，令人愛不忍去。尹喜左右沒有急務，便攀藤附葛，直上崖巔，坐在松根上，一面玩觀景物，一面略事休息，他翹首遐觀，頗爲自得，忽見羣松之中，靠東的一

株，爲狀最奇，倚石而生，離根不滿三尺，幹身即向左盤曲，旋成一螺；再上三尺許，忽又向右折逆而上，挽成一個鬚髻相仿；然後直上有五尺多高，忽又斜俛旁出，撐出山崖之外，漸出漸俛，成爲倒挂之形，直垂下二丈有餘，才又上昂，盤枝四出，如張翠蓋。這株松樹的頂，比了松根，却要低下一丈有餘，幸而長在崖外，沒有妨礙；若長在平地，頂必然與地面相觸，圍成圓洞，認不清何處是根，何處是頂哩！尹喜一見了這株古怪的松樹，好生可愛，不覺站起身來，向東走去，意欲盡情賞玩一番，不料走上百步光景，忽脚下絆了甚麼，沒留心向前一磕，幾乎栽了一交，正是：

剛見崖邊松古怪

忽然失足踐靈芝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斗大紫芝採來匪易

靈捷白猿攫去無勞

話說當時尹喜因看見東首一株松樹，狀貌奇古，真是天生成的異物，不覺動了好奇之心，便站起身來抖了抖衣上塵沙，攜了行囊，一直向那樹底行去。他此時的心念，專注在那棵怪松之上，翹首遐觀，好生得意！不料只顧了上面，脚步却失照了，行不上百步之地，忽然似有一件突起的東西，將左足絆了一下；他出其不意的遇此，不由的向前一磕，幾乎沒栽倒下去。幸而他正在緩步徐行，雖經一絆，爲勢還並不猛烈，所以雖向前一磕，體重還支持得住，不會真個栽倒；否則就有些不妙了。尹喜暗想昨夜猛虎相迫，到也不曾在意，只這一絆，却使人吃了一驚！畢竟我絆的是甚麼東西？難道比猛虎還厲害不成？那却不容不看個清楚。于是便回頭向所絆之處，定睛瞧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

之下，不覺喜極欲狂，非但忘了足趾上的疼痛，并且雀躍三百，欣然狂叫起來。他乃因喜極而狂呼，呼聲一出，四山環應，好像有許多人在各處狂笑相應似的。尹喜到此，也覺得自己太忘形了，或且因此聲音，驚動了山中野獸，循聲趕來，到那時獨身赤手空拳，不當穩便，于是才收住了歡聲，只管望着那松樹根微笑。讀者諸君！你道他到底絆着了些甚麼，才致如此喜悅忘形呢？原來他所見的，却是人間至寶，千載難得的紫芝。靈芝這件東西，原是瑞草，是有莖無根的；我們常見的草木，大約都依土而生，決沒有能夠離開泥土的；惟有靈芝，却附木而生，根不着土，所以名貴。松是樹木中節厲冰霜，氣勁剛烈之物，故靈芝最喜附松而生，也有人以為是松脂凝結而成的，其說很不足信。靈芝的形狀，與菌相似，大小也不一定；據說松長百年之後，根上才會出靈芝，起初也不過與尋常菌子一般大，若沒人去損傷他，便也逐漸長大，但長得很慢，欲長到盤

盂大小，非歷五百年不可。靈芝的顏色，有青、黃、赤、白、黑、紫、六種，其中要算赤色的最多，紫色的却是千百莖中，難得一二，故紫芝又是靈芝中最名貴的。世俗之人，若能得一枚紫芝服食，就可以延壽百年，多食可以長生不死，故學道之士，往往從事于採芝，就爲了這一點。今天尹喜所見的靈芝，非但紫色燦然，光澤異常，已非等閒之物；並且其大如斗，芝面的對徑，足足有一尺以外，估量此芝的年齡，縱然沒有千歲，至少也得有七八百，這種巨大的靈芝，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哩！叫尹喜見了，怎麼不歡喜欲狂呢？尹喜暗想這種寶物，若不是生在這種荒山絕地，人迹不到之區，早就吃人家掘去，那裏會容它長到如此碩大呢？于是可見隱藏越深，壽命越長了。但紫芝乃靈芝之長，如今既有如此大的紫芝，其餘各色的靈芝，當然也不會沒有，到不免要在此少作勾留，多採些靈芝備用哩。當時因天色已晚，便在松根上靜坐一宵，直到次日晨曦初透，便

尋採靈芝。好得他此次出關，本來託言採藥，故布囊藥劑等物，隨身帶着，先將那一隻巨大紫芝，採了下來，安放囊中，然後向各處松林中搜尋，奇異的草木，到處都有，生長得最多的便是茯苓，最小的也有拳頭大小，大的如盎如盂，也非塵世間的凡品。此物也是補益之品，長服延齡，尹喜當時，只揀巨大而色澤鮮明的採掘，另貯一囊。他整整的尋求了一日，只又尋到了一隻赤芝一隻黑芝，其餘三色的靈芝，還是沒有尋到；尹喜立志一定要搜全了六色靈芝，方出此山，當晚又隨意林中靜坐了一夜，次日又到處尋找，古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尹喜又費了兩天功夫，居然青、白、黃、三色靈芝，完全尋到，幾隻靈芝，大小雖然不一，但最小的也有瓦鉢大小，遠非常見之品可及。尹喜歡喜不盡，坐在松根小憩，取出那六隻靈芝，一一仔細把玩，欣然自語道：如今我可以煉長生不死之藥了！這種寶物，世間那裏還尋得到第二分呢？他把玩了

一番，然後才很謹慎的收入藥囊之中，欲想出山，時間已自不容許了，只索坐在林中，等次日天明了再走。不料坐到天色微明之際，忽覺有人抓住了自己的肩膀，不住的搖撼，尹喜急張目看時，只見一隻極大的白猿，站在跟前，用前爪猛扭；尹喜正待舉手去驅逐他，可是那白猿煞也乖覺，一見他眼睛睜開，即將前爪縮回，一俯身便將地上的藥囊，提了一隻便走。本來尹喜的藥囊，共大小兩隻，因靈芝乃貴重之品，恐怕折損，故放在大囊裏邊，小囊却是貯着茯苓。倘使那白猿搶去了小囊，那末松林中茯苓正多，多費些功夫，再採掘些也沒甚麼關係，他也不至于去追趕了。不料那白猿似乎故意與他爲難的一般，却將大囊搶走了。尹喜這一下真急起來了，那裏還肯放鬆，亟亟提了囊，剷拔脚便追。到底人類的步履，抵不上猿猴的輕捷，追了一里多路，仍舊相距數丈之遙，尹喜就拾起石子來向白猿拋擊，白猿見他停步不追，却也站住不走，你

用石子拋擊牠，牠也拾了石子拋擊你；尹喜弄得沒法，便將藥囊背上肩頭，拔步再追，白猿却照樣負囊而趨，你停步牠也停步。尹喜暗想：如此追法，永遠沒收回靈芝之望，總得想個方法出來才好；於是便側首沉思，那白猿一見他如此，便也側首作沉思之狀。只這麼一來，尹喜就觸了靈機，知道猴子一物，生性最靈，極歡喜仿效人的作爲，所以我提囊牠也提囊，我將囊負在肩上，牠也將囊負在肩上，我沉思牠也沉思，既如此便有法可想了。於是便將自己手中的藥囊，向旁邊地上一放，一邊拍着手，一邊向前追，果然那猴子一見如此，便也將大囊向旁邊一丟，一邊拍着前爪，一邊向前奔逃；白猿雖然性靈，這一來却也上了尹喜的大當，眼睜睜看他將藥囊收了回去，仍到原處拾了小囊藥劑，哈哈大笑而去。白猿到此才知中計，已自來不及了，欲待追時，又見那把藥劑鋒利，生怕吃他傷害了生命，無可如何，只恨得牠露了牙齒，瞪了眼睛，吱吱的

亂叫，好似在那呪罵尹喜一般，又禿禿的亂跳了一陣，方才躡入林中去了。尹喜受了白猿之窘，一路行來，極爲留意，生怕那畜牲跟上來搶奪。他提心弔胆的出了山口，方得安了心，找了一片乾淨的青石上坐下，稍事休息。因剛才看見那白猿丟下藥囊的時候，似乎用力很大，恐囊中靈芝有所折損，故解開藥囊，一隻隻拿出來驗看，那隻赤色的靈芝，因放在最下一層，其莖因受震中折，幸而其餘五隻，並無稍損，還算不幸中的大幸。尹喜暗想：今番端的好險，要不是設法哄騙于牠，這種希世的寶物，得而復失，豈不可惜！他坐了一會，正想起身前行，忽然見一頭梅花鹿，臀上帶着一枝羽箭，在面前飛奔而過，接着就是一派人喧馬嘶之聲。正是：

此身已入蠶叢國 恰見山民獵鹿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出山谷野人獵鹿 住茅村享客燔熊

話說尹喜休息一會，將靈芝收好，正欲前行，忽覺眼前一閃，就有一頭梅花斑鹿，臀上帶了一枝羽箭，在面前飛奔而過，接着一片人喊馬嘶之聲，追逐而來。尹喜知道是山民圍獵，故站定身軀，循聲看去，只見一行共有二十餘人，都騎着善馳的小馬，有的手執標槍，有的彎弓腰矢，有的嗾犬臂鷹，都是雄糾糾氣昂昂，英勇無比。但他們的面色，都黧黑異常，一望而知是飽受風日的吹炙，久度山林生活的人物。他們的打扮，也非常奇怪！上身完全用一條長布披裹着，無鈕無帶，臨風飄動，好似旗旛一般，自臍以下，圍定一條布裙，長不及膝；有幾個還是用草類編成的短裙；膝蓋以下，完全赤裸，鞋襪是更不消說了。頭上用一條狹長的布圍繞着，全體可算得半裸。其中有一個人，騎在駿馬上，顧盼

生姿衣飾全是紅色，比衆不同，而且策馬居首，望上去大約是這一羣人的首領。在先相距甚遠，那些獵人，却又全神貫注在那頭帶箭的梅花鹿身上，並沒有看見尹喜一路過來，到了切近之處，方才瞧見，那首領用弓指給衆人看道：那邊是誰，看上去又是甚麼異邦人罷？大家一看，都現出很驚異的顏色，各各扣住了馬匹，連那一頭逃鹿也忘懷了，並沒人再去追趕。尹喜一見如此，不便自走，只得搶步上前，拱手向大家施禮道：在下乃中原之人，只因要往蜀郡青羊肆去尋訪我師，却路過寶地，巧遇衆位，真是幸會了。此時那首領便也舉手還禮道：既是中原來的遠客，我等十分敬慕，現在時候已經不早，請到我們家中去歇宿一宵再走。尹喜正待辭謝，早有一人跳下馬背，讓他乘坐，尹喜見土人一片誠意，也不好推却，便提了藥囊，上馬跟了衆人，一同回原路而行，約有八九里路，便到一個小村之內，大約有三四十戶人家，房屋都用巨竹支架，上

面鋪着茅草，四邊用亂石疊成牆壁，故犬牙相錯，參差不齊，房屋都很低矮，最高的也不及一丈，人在門中進出，必須俯身而行，到了裏邊，也不容易昂首。屋內並不見有一些竹木的器具，所有桌橈之類，都用石片疊成，固定在一處，不能任意移動；桌高不及二尺，石橈也只是一尺左右；除此以外，只有一付亂石砌成的小灶，並沒有床榻的設備，牆上挂着一捲捲的獸皮，表示他們行獵的成績。其實此間的人民，生活極爲簡單，他們若非眠食的時候，或是雨雪的天氣，居屋中實是極少的，因爲不論男女，日間必須出外行獵或採薪，到了夜間，就席地而臥，天熱時用蕉葉鋪地爲褥，天冷時就用巨大獸皮爲被褥，故竟不知道床榻的設備。當時大家下了馬，那位首領就帶了尹喜，到一首最高大的草屋中，這一首較爲高大的房屋，一望而知是領袖的居室，二人入內，各就矮石橈上坐定，其餘的從人，都自願去幹他們的事，已散去了。尹喜才與那領袖攀

談起來，各問姓名？方知他名喚宓子呂，是此間一村之長。原來此間風氣，以勇武爲尊，孱弱無力之人，且羣相唾棄，父不以爲子，兄不以爲弟，甚或驅逐到別處去，不許留在村中。本來這些山居之民，若不是孔武多力，也不足以自謀生活的。一村之中，以最勇武的人做村長，居戶一切聽他指揮，奉如神明，不敢違拗；倘使以後再出了力量更大的人，便可與原來的村長相約角力，誰勝便是誰做村長；這雖是以力取位，却也公平，并且歷代遵守的。宓子呂既居村長，他的勇武，自不消說了！當下暢談了一會，天色已將昏黑，宓子呂的妻女，才從山中採薪回來，一見了有生客在室，便不敢遽進。宓子呂說道：今天如何回來得這般晚？快見過了上國嘉賓，然後去燔熊肩來饗客。妻女才躬身入室，向尹喜舉手作禮，禮畢即退下，在草裏之中，取出鮮血淋漓的一大片熊肉，扯成盤大的數塊，折薪舉火，待灶中火熾時，乃用鐵叉叉了熊肉放在火上燔炙，青煙

縷縷的向上騰起，一陣陣腥穢枯焦之氣，直撲鼻官，令人嗅到了作嘔欲嘔。尹喜是久已持齋之人，一聞到這種惡臭，竟有些煎熬不得，便向宓子呂辭道：村長不必忙這些，且聽在下一言，在下素食已久，且可辟穀，輩穢固不敢叨擾，倘使村長一定要賜食，隨便得些山蔬就夠了，如其沒有素食時，在下就不食也沒關係，因為已修到了功行，就是一年不食，也不覺得飢餓哩！宓子呂一聽了此話，不覺現出很驚異的神情道：奇怪奇怪！難道中原之人，個個都不吃東西的嗎？還是中原之人，一到了我們這裏，個個都能不吃東西嗎？這却使人有些弄不明白。本來此間土人，以燔熊爲最貴重的食品，非遇到上賓，決不肯用此珍味相款，在宓子呂一團高興，故命妻燔熊相饗，不料尹喜却婉辭不受，已令他掃興，并且他對於這種掃興之事，在前也曾遇見過幾次，才以爲中原之人，個個都不吃東西的。但他如此一說，在尹喜却如墮五里霧中，兀自弄不明

白。便堆下笑臉，足恭問道：村長的話，在下委實有些不解，難道村長在以前，已遇見好多的中原人來此嗎？難道他們也和在下一般持齋忌葷的嗎？宓子呂很爽直的答道：怎麼不是，我還記得，第一次大約在三年以前，有一位白頭老子在此經過，他騎着一頭青牛，行止很是古怪！我就留他住下，也燔熊款待他，他也一般的謝絕，連黍粒都沒入口，據他說名叫老子，是西往流沙的。第二次遇到的，名叫窟石翁，大約在三個月以前，我也用上賓之禮相待，他的答語也和老子一樣，只飲了一杯清水就走。第三次遇到的一位，他名叫木公，服裝容貌，和以前兩個大同小異，乃乘鹿而來，我又不清秀，出燔熊相饗，也一般的遭了拒絕，我就覺得奇怪！再問他往何處，却也是說西往流沙；這位木公過去，距今還不出十日哩。今天又遇見你這位遠客，說話又是一樣，難道你是他們的同伴，也是西往流沙的不成？尹喜道：怎麼不是？那位三年前過去的老子，就是

我的老師；窟石翁乃我師的朋友；那位木公，雖不相知，以理相測，大約也是我師的故人，我們都是修心養性之人，故持齋忌葷，因葷穢之物，濁氣薰蒸，能夠迷神亂性，吃了有害大道，故摒絕的，並非中原之人，個個如此，不過村長所遇到的幾個人，都持此戒罷了！宓子呂道：原來如此，若不經你道破，這個疑團，我永遠丟不開哩。一邊便將此意告知妻女，命他們速去摘蔬供客，山野之間，蔬類是很多的，故不多一會，已煮了些薯蕷之屬，給尹喜充饑，宓子呂等自將燔熊扯吃，既沒有醬，又不用鹽，只一片片扯下往嘴裏送，狂吞淡嚼，看他們正是其味無窮，其實熊肉還是半生不熟，就是中原不持齋的人見了，也未必能夠下咽，何況尹喜乃持齋之人呢！正是：

野人淡食從來慣 遠客羶腥敢一嘗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吐毒氣巨蛇覓食

入蜀郡孤客探風

話說尹喜見宓子呂等淡食燔熊，狼吞虎嚥，津津有味，那股腥臊之氣，中人欲嘔，只得將蔬食略略吃了些完事，本來他已得了辟穀之法，不吃也沒有關係，但因主人意誠，若是并此固却，豈不令人家生氣？故只得略事應酬，顧全主人的顏面罷了。入夜之後，主人全家席地而臥，尹喜還是靜坐內觀，次日便辭了主人，取道往西而行，由此過去，數十里之廣，却是一片漠漠平原；但是荒涼寂寞，如同墟墓一般，因為沒有水源，故不能耕種，連青草雜樹都沒得看見，完全是一片棄地。走過了這平原，景物却又自不同，綿延數百里，盡是山嶺，崗巒起伏，端的是山連山，山套山，一路不絕，也數不清共有多少山頭，也測不出共有多少道里，只覺得窳遠險峻罷了。尹喜隻身蹣跚于萬山中，竟如滄海一

粟，渺然若無，登山越嶺，有時覺得清氣撲人，有時走在羣峯的夾道之間，幽暗深邃，連天光日色也瞧不見一點，又覺悶損異常。要在平常人走到這種幽崖絕壑之中，沒有不驚心却步的。尹喜畢竟是修養有素，道心堅定的人，故雖在這種可怖的境界中，却依然行所無事，並不覺得甚麼驚懼！到了入暮之後，便在崖石間靜坐過宿，天色黎明，便起身上路，在這羣山之中，也不知一共走了多少時日，看看前途，山嶺還是重重疊疊哩！那一天却正走在一座山崖之上，忽見一頭老猿，高據在一塊危石之上，旁邊有兩頭小猿，在那裏跳躍嬉戲；老猿嘴裏吱吱唧唧的叫着，好像是教導小猿動作一般，那小猿不消說是牠所生的子女了。尹喜暗想：慈愛乃是自然之性，萬物所皆具的，那猴子的行徑，豈非慈愛的表見嗎？他正這麼想，那兩頭小猿，已攀籐附葛，垂下崖來；行動極爲敏捷；崖下正是極深的幽壑，危險異常，可是猴子却並不顧及。不料兩小猿剛

到崖邊站定，那幽壑之中，忽然沖起一股黑氣，直撲小猿，兩小猿似乎中了毒一般，再也立脚不穩，同時顛下崖去，墮入壑中。老猿一見如此情形，在那亂石之上，亂跳亂號，兩隻前爪，不住的爬胸抓腹，聲音淒慘幽厲，令人聞了酸鼻，不多一會功夫，也就顛到崖邊，尹喜一看，只見老猿皮破腹裂，肚腸已一寸寸的迸斷，慘狀不忍卒觀！尹喜便去用剗創了一個地坑，將老猿葬了。他料想幽壑之中，一定有甚麼毒物，噴氣捕猿果腹，便到崖邊向下一看，只見一條大蛇，體如車輪，盤曲在那裏，宛如一個小邱，若使展開來，至少也得有十來丈長，昂頭向上，似乎剛才兩隻小猿，未能鑿牠之望，還待尋覓食物一般。尹喜一探首，已被巨蛇瞥見，以為來得正好，故那股黑氣，又由下沖起，直撲尹喜；這一來尹喜到也大大的吃了一驚！急欲轉身趨避，那黑氣已到相近之處，正有措手不及之勢。可是說也奇怪，那股黑氣撲到離尹喜一丈光景時，却倏的斂住，不再撲

上去了！尹喜到此，心才定了，却不願與此種毒物較量，便緩步前行，離開了那座石崖，使巨蛇無所施其技。原來這種巨蛇，在中原地方的確不容易瞧見，因為中原地方，山脈不多，人民却衆，人跡不到之區，却也甚少，故這種毒物，不易藏匿，偶然被人瞧見，馬上就把牠除掉，無論如何，也長不到恁般長大。惟有巴蜀之間，山嶺既多，人跡稀少，因此這種毒物，能夠安安穩穩的匿居山中，不愁人類的加害，日積月累，愈長愈大，肆毒異類了。這種巨蛇，莫說猿獠之屬，常常受到牠的茶毒，就野獸之中，雄如象，勇如虎，也不免為彼所害。若講撲擊，蛇的力量，固然不敵象與虎，但牠含着一股毒氣，却劇烈無比；臨爭之際，牠便利用毒氣去噴射異類，異類一中了毒，任你勇猛絕倫的東西，也會得頓時筋酸骨軟，支持不得，送入牠的腹中，就如皮糙肉厚的象，也不能自免，其餘獸類，自更不必說了！可是巨蛇的毒氣，既然如此厲害，那末今天却如何近尹喜不得？

難道尹喜此人，竟然有特異的道法，能夠制服此種毒氣不成？這却不然，毒氣所以不近尹喜，只因他身上帶有寶物，故才近他不得；那寶物就是囊中的靈芝。靈芝這件東西，本是天地靈氣所鍾，日月精華所聚，方才生長出來的，功能尅制諸毒，凡係中毒之人，只要吃得少許，便可起死回生。何況尹喜囊中所貯的靈芝，六色俱全，又都是數百年以上東西，功效之大，自不必說，那巨蛇所噴的毒氣，如何近得他身呢？要是今番尹喜沒有那六莖靈芝，危險立至，莫說西去青羊去不成，并且一定遭到小猿一般的慘果呢！這也可見天下的事，正有不可思議的巧妙！當時尹喜見毒氣不撲己身，也就明知其故，據守身遠禍之道，故直趨而前，離開幽壑而去。一路走，一路想，覺得頃間的情形，實在是又悽慘，又危險，那老猿痛子心切，以致號叫腸斷而死，尤覺不忍，於是暗暗的嘆息！他一路行去，幸而沒再遇到甚麼；在亂山中約又走了半個多月，方才走盡了

這無數山峯，到了鎮市之間，向當地土人一問，始知此間乃蜀郡的外府，離郡約有百餘里，此間百姓，男子在外行賈耕種，婦女在家專務蠶桑紡織，民風醇樸，克勤克儉，故富庶的多，十分貧窮的，簡直尋找不到，商賈貿易，也謙和有古，代遺風，與中原情形，大不相同。本來蜀郡在古代乃是野蠻之地，人類差不多一些智識都沒有，嚴居谷汲，飲血茹毛，與禽獸相差無幾。直到蠶叢開國之後，方始整理他的百姓，使他們服從命令，又教他們耕織蠶桑等事，男女各司其事，精勤的加以賞賜，偷惰的加以刑罰；那班初開化的百姓，頭腦非常簡單，服從心來得深重，故經過蠶叢一番整理之後，居然井井有條，不消幾時，成爲一個很穩固富足的王國，并且天生得山川險阻，偏僻一隅，與各國完全隔絕，不通往來；他只管力求富足，使百姓都能自給食用，不問其他之事。其時各國雖知西方邊界，有這麼一個國家，却因山川天險，也侵犯他不着，兩相隔絕，故蠶

叢之國，到一向無事，百姓們也都能安居樂業，不知刀兵戰伐之事，直傳到春秋將盡之世，依然遵守古制。尹喜到此，見那些百姓，熙熙洽洽，過那快樂的日子，與中原大大不同，不覺嘆息道：不知太平盛世，却見于這偏僻之邦，真令人有些汗顏呢！當時尹喜因蜀郡相去匪遙，便問明道路，徒步而往，不止一日，已到那城，那邊情形，更覺得生氣蓬勃，富庶異常，他不知青羊肆究在何處山中？自不免尋人詢問，不料一連問了好幾個人，都回說不知；尹喜便有些奇怪起來，暗想青羊肆倘然在郡城附近，這些土人，就不會不知道；現在既連問數人，都稱不知，大約那地方一定不在附近；但此外的地方極大，東南西北都有山，叫我畢竟何所適從呢？這一來到真弄得他進退兩難，躊躇了好久，才算被他想出一個方法。正是：

尋來蜀郡原非易

欲覓青羊却更難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逢老叟舊肆問青羊

指迷途危巖留白屋

話說尹喜既到了蜀郡，向人家打聽青羊肆在甚麼地方，一連問了好幾個人，都說不知道，弄得他進退不得，想了一會，才自言自語道：「這些尋常人物，只知耕作負販爲生，對於古迹之事，茫然無知，也怪他們不得；若能遇見一位年高有學問的人物，向他請問，或許能夠指示迷途，也未可知。」打定主意之後，便在城中閒行，一路留心年老之人，好打探個水落石出。走了一程，才見迎面來了一個老人，扶杖徐行，看上去大約有七八十歲，銀髯飄拂，神氣清朗，一望而知是個有德之士。尹喜當即在道旁垂手站立，待老人走到相近之處，便儻身趨前兩步，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禮，老人也自還禮不迭，含笑相問道：「貴客裝

束，不類本地之人，未識從何處到來，有何事見諭老拙？乞道其詳！尹喜道：在下本是中原之人，因我師老子，往年西徂流沙，相約在此間青羊肆相會。但在下到得此間，却不知青羊肆在何處？連問數人都稱不知，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幸遇老丈，在下想老丈年高德劭，對於此事，定能指示迷途，故敢拱揖相問，還乞老丈賜教爲幸！老人聽了此話，低頭想了一想，才笑吟吟的向尹喜說道：老拙想起了！這一個地方，非常偏僻，故尋常之人，竟會茫然不知了！老拙往年曾經聽前輩講過關於青羊肆的一段故事，非常有趣，故至今還想得起來。離此間西南五十里之地，那邊有座高山，名喚青羊山；其實這座山的得名，却起于青羊肆，在未有青羊肆以前，此山究竟叫何名目，却不得而知了。這座山乃是來往邊地的要道，繞都繞不過的；山又高峻，欲越嶺而過，非一日之力所能達，大約趕清早動身，任你腳頭如何健速，到得嶺巔，大概總在日色西沉的時候，

山中本來沒有止宿之處，在此往來的人，非要結了伴侶，帶了蓬帳，不能過去。居民頗感不便。不料有一天山下的人，忽望見嶺巔有一羣青羊，共好幾十頭，在上邊來來往往，山下居民見了，以爲既有羊在山頂，就一定有人居住在彼，動了好奇之心，便結隊上去尋看，到得上邊一看，那裏有甚麼青羊，只有許多青石，縱橫臥于當地罷了，那班人不覺個個稱奇！恰才明明見此地青羊走動，現在却如何會變成青石呢？于是大家就在此止宿一宵，次日又做下了標記，才下山回家。說也奇怪！一等這些人到了山脚下，再向山頂回望時，却又是一羣青羊，在那裏往來走動了。他們被好奇心的驅使，重又來到山頂，所有的標記，完全沒有移動，青石也依舊是青石，但石的位置，却變動了，再向四面林中尋覓，非但不見人踪，連青羊的影子也沒有，大家終於弄不明白，只得下山，從此每日總有人見青羊在嶺上行動，羣以爲準是仙人遊戲了，以後也不當爲

奇事看待。直到半年之後，那些青羊，却隱匿不見了；嶺上隱隱有一首房屋建着，也不知何時造成，何人所造的？于是再上去看時，果真有一首屋子，四面的牆壁都用青石砌成，上面蓋着松茅，很是幽雅，中間住着一個老婦，與一個小童，山民等不免向他們問詢，却說是從崑崙山來的，一則因愛此間境地清幽，正合我等居住；二來因憐此間人民，來往不便，故築此屋，好使行路的人，有個食宿之所。我等係祖孫二人，居此也與衆無忤，衆位得幽谷的鄰居，也正可做于世俗哩！那班土人見這兩個，突如其來，這石屋也突然出現，好生奇怪！因照此石屋的結構，就是壯漢十人之力，也得二三十天功夫，方可成功；他們祖孫二人，一老一幼，又都孱弱，如何有這等力量呢？于是大家都認爲神仙一流人物，到不覺起敬，明知多問也問不出甚麼，只索由他住在此間。從此以後，凡來往經過此山的人，就在此食宿，宛如小店一般，却便利了不少。因爲這祖孫

二人，好像是那一羣羊招致來的，故就將那座石屋，喚做青羊肆，久而連這座山也喚爲青羊山了。那祖孫二人，住在青羊肆也有好多年，有一天有個土人投宿在肆中，進餐之後，閒着沒事，便向老婦問道：老媪啊！你們住在此間，也好多年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今天到要請教一下呢？你們到此居住，那時我正在中年，如今到是老了！但是你們一老一少，依舊與往時一般無二，老的不加老，少的不長大，這到底是甚麼緣故啊？難道你們祖孫是另一天地中的人物不成？這到要你明白見告，以祛疑團。老婦一聽此話，不覺嘆息道：地氣轉移，此間將要衰落一下了，三百六十年後五老聚會於此，才得重振，孫兒！快往後面將井中之物提出，此間已不可再居，我們走罷。童子應聲而去，不多一會，驅出一羣青羊，祖孫二人啓扉驅羊而出，竟自揚長而去，一霎之間，已去得無影無踪。那土人到此，知二人一定是神仙了，當下只得閉門而臥。次日黎明，便奔下

山去，將前事告訴給村人知道，大家都覺駭異，可是從此以後，這青羊肆的左近，便發生種種不祥之事；那座石屋，固然做了獅象虎豹的窟宅，山脚下小村中的人畜，常常受牠們的傷害，見神見鬼的事，也不絕的發生，竟成了鬼墟一般，土人胆小，那裏還敢久住于此？況且老婦臨走之際，也說此間行將衰落，住在此地，也沒有意思，于是便都搬往別處去居住，連青羊肆三字，也不願再提起，偶聽人家提起這三字，便會發生恐怖的情感！來往的人，情願多走一百二十里路，從北面的牛脊峯走，不敢再走這近路，因此一隔幾十年之後，這青羊肆的名字，蜀郡人已不存應響。如今算來，相距老婦離此之時，究竟共有多少年代，固已不可考察，大概總有三百年以上了！因爲老拙當年聽祖父講此事，還只有十來歲，如今已是九十三歲，相去已有八十年左右，況祖父講時，說已距老嫗離石屋時，有二百多年，兩下合算起來，豈不是要三百年以外嗎？這件

故事，此間人講的很少，故一班年輕之人，完全不知，貴客剛才詢問那幾個人，宜乎不會知有此地了！只是那邊已成了個險惡的區域，貴客孤身遠涉，恐怕去不得罷。尹喜到此，不覺拱謝道：多承老丈指示迷途，兼告所以，感激無既！在下所以問此地方，實因數年之前，與我師老子約定在此相會，我師恐已久候于彼；我師可往，在下自然也可去得，承老丈關切，盛情惟有銘諸心版了。于是即向老者告辭，出了郡城，一路直投西南，往青羊肆去尋訪老子了。正是：

莫問前途多嶮巖 青羊肆畔去尋師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行色匆匆途逢怪客

笑言隱隱暗說偷兒

話說尹喜探得了青羊肆的所在，又聽了一段神奇的故事，不覺大喜過

望，當即謝了老者，告辭而行，出了郡城，逕投西南而來，他以為千百里的險阻山林，已安然度過，如今只這數十里的相距，而且又與郡城相近，道途平坦，算不得甚麼的了，心中因想念老子，故亟匆匆的前行，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青羊肆中與老子相見，一詢別後情況。但是天下的事，往往與所願相左，你要速時，他却一定不讓你速，你要到時，他却一定不放你就到，造化弄人，也正是不可測呢？尹喜離開郡城的時候，還未及午時，他的脚步，又很輕捷，論理這四五十里的路程，不消三個時辰，就可以到達了，他也在傍晚趕到青羊肆與老子相見。不料忙中有錯，他聽了老者的話，得了青羊肆的所在，心中一喜，便沒有將底細問明，原來老者所說的五十里，乃是由郡城到青羊山麓的距離，由山麓到青羊肆，還須一日之程哩！老者講時雖帶着說過，但沒有提清了說，尹喜便上當了！他心中既急，便足不停趾的向前奔，一口氣便是二十餘里，忽見道

旁巨石之上，坐着一個黑衣之人，蓬頭跣腳，袒着半邊胸，衣服也不扣上，只用一根草索，勒在腰間，皮肉上的塵垢，少說些也足有半寸，似出了母胎以來，從沒有洗濯過的一般；腰間斜插着一枝短笛，手裏握着一枝竹杖，最令注目而一見不能忘的，便是那一部亂草般的鬚鬚上面通連兩鬢，與眉梢相接，下面直生到頸項之間，把眼耳口鼻，都掩蔽得若隱若現，以杖叩地，得得作響。一見了尹喜便哈哈大笑起來，兩片嘴唇，從亂鬚中分開，現出一張徇紅的大口，看了真有一些害怕。那種笑聲又如劈竹，破空而出，若沒有見他人影時，聞得這種聲音，一定當作深夜梟鳴哩！尹喜一見這個怪人，心中好生詫異！只因急于趕路，不願和他多兜搭，只瞥了一眼，就拔腳前行。不料那怪人，却高聲喊道：「中原朋友，你且站着，山人有話問你，莫走莫走！」尹喜被他如此一喊，分明他略知自己的來歷，到也不好再走，便站定身軀，拱手問道：「老丈相喚在下，有何見

教還請示知，因在下急待趕路哩！那怪人道：你這人到也奇怪！如此急匆匆的沒命奔逃，却好像是偷了人家東西，怕被失主追着了不穩便，故不敢停留。他一邊說，一邊轉動兩隻烏溜溜的眼睛，向尹喜上下打量。尹喜聽了他的話，心中早就有些不自在，如今又見他如此狎侮的神情，正待發作；那怪人又撫掌狂笑道：對了對了！一個人走路，帶了一個包裹也就夠了！你如何却帶着兩個，這其中一定有一個是偷來的無疑。尹喜啐了一口道：呸！陌陌生生途中相遇，就如此出口冤人，我看你鼠目灼灼，那才真是一付賊相呢！怪人笑道：對啊！我誠然做過賊的，但我雖作賊，不偷世間之物，却曾偷過玉皇甕中酒，王母盤中桃，和你這不肖比起來，你只好算我的玄玄小孫哩！尹喜見他說話瘋瘋癲癲的，不願和他多費唇舌，轉身欲走。怪人道：莫走莫走，走了就是怕失主追趕的賊！你若不心虛，便將兩個囊中之物，傾出來給山人一看，倘非贓物，我也就不

會冤你了！尹喜一想此話到說得有理，如此省得他糾纏不清，于是便解開藥囊，取出靈芝、茯苓，放在地上，向怪人說道：你自去瞧來，這些豈是偷盜來的贓物？怪人仔細看了一下，咕囔着道：贓雖算不得，偷却終是偷來的。尹喜道：這又是甚麼話？此乃天地所孕，山林所產之物，有緣的人，才會遇到，我自取天地之物，却如何好算是偷？你到說說看來！怪人道：是我說錯了的，原來乃是一位採藥高人，失敬失敬！山人錯冤了你，現在請爲君擲笛謝罪好麼？說着，便從腰間抽出短笛，吁吁的吹將起來，初時音節到也平常，入後漸漸蒼勁，如水龍吟淵，蒼虬鳴空，又如風雨狂作，波濤震撼，把個尹喜聽得得意忘形，手舞足蹈，不意怪人却有此神技。正在此時，忽有許多鸞儔鶴侶，聞聲而集，飛鳴相應，把寂寞的荒原，變作愉悅的景象。忽戛然笛止，那些鸞鶴，見了地上靈芝，就撲將下來，各自啣了一枚，沖霄飛去。尹喜一見大驚，急來相護，那裏還來得及，靈芝六枚，

一些也不剩，端的徒呼負負，頓足嘆息，看着那個怪人。怪人又笑着說道：天地所孕，山林所產之物，非但人人採得，就是禽獸也可以取得，你把此等物事，據爲私有，故鸞鶴也不能相容，轉在你手中取去了。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也算不了一會事，你如今却恁般着急，好一個修道之人，連這得失之事，都不能相忘，豈不令人可笑呢？現在你的靈芝，是被鸞鶴啣去了，光是乾着急，又有何用，還不如與山人談談的爲妙！尹喜在初聽了他的笛韻，已知他是個不凡之人，如今又聽他這番似嘲似諷的說話，却也有些內愧，明知此人一定大有來歷，否則決不會如此戲弄自己的，于是便拱手作禮道：多承老丈指點，在下已感悟了！但不知老丈高姓大名，仙鄉何處？頃間又如何知道在下是中原之人？這到還得請老丈明白賜教哩！那怪人聞說，便又打着哈哈道：若問山人姓氏，莫說人不知，連自己也忘記了，因爲面黑多疵，時人便稱爲黑髯老，家住北方水鄉，

今番偶然遊戲到此，恰與我子相遇；我只一見了你的打扮，就知你是個中原之人；又見你匆急前行，不知何故，才與你相戲一下，到累你失却靈芝了！你畢竟何故匆忙？欲往何處？也該說個明白啊！尹喜聞言，便將自己要往青羊肆見老子的話，從實說了一遍，并且告辭欲行。黑髯老笑道：慢來！你可知青羊肆離此有多少路程？此刻趕去，能夠達到不能？尹喜便率然答道：老丈不必相戲，在下已經問明白了，由郡城到那邊，一共也只有五十里路，在下已奔了一程，大約總走去了一半，由此前往，至多不過二十四五里罷了，怎說今天趕不到呢？黑髯老搖頭道：那是郡城與山麓的距離，由山麓到嶺巔，還有一日路程，要不然來往的人，也不必在山巔止宿了！你怎麼忽略了這一點呢？我看你儘管急如星火，今天也一定趕不到彼處，不如就在此間歇腳，一則我們可以談談破悶，二來山人也是要往青羊肆去訪友，只因一個同伴落在後面，遲遲未到，故

在此間相待，大約在這一兩日中，也得到了；你如等得及的話，我們可以結伴同往，如其性急等不得的話，你明天趕早卯動身，豈非一舉兩得？尹喜聽了此話，果然恍然大悟！剛才問詢的老人，也曾有山麓到山巔須一日路程之話，只怪自己性急心粗，沒有想到。黑髯老既然也往青羊肆訪友，正好作伴同行，只不知他那位同伴，何時才得到來？往那邊所訪的朋友，畢竟又是何人？當下不免向他動問。黑髯老笑道：你欲問我的同伴，並非別人；剛才我不是說過嗎？你偷了人家東西，失主隨後就得趕到，那人就是我所說的失主，幸而此刻你的贓物已給鸞鶴啣去，他來也不能奈何你了！這幾句話，却又把尹喜楞住。正是：

自古散人好遊戲 偏將隱事託微言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見靈芝黑老述來因 肆笑謔赤公稱已過

話說尹喜規規矩矩的向黑髯老問他同伴究係何人？此去青羊，又訪誰何？不料他老人家又發起怪癖來，說出那篇不倫不類的話來，把尹喜怔住，白瞪着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黑髯老見了他那副神情，又不由得撫掌狂笑道：我好好的告訴你，你怎麼却呆若木雞，一言不發，難道竟不信我的話嗎？你且坐着，待我將其中事情，詳細告知你，免得你狐疑滿腹了！尹喜不得已，乃找了一塊巨石坐了，然後向他請教。黑髯老道：我且問你，你那幾枚各色靈芝，不是從懸崖頭採下的嗎？尹喜答道：那山谷之名，在下委實不知，只記得採芝的地方，確有一棵形狀古怪的松樹，倒挂在懸崖之外，實非常見之品。黑髯老道：那就是了，你以為這些靈芝，是天地所孕，山林所生的無主之物，可以隨意採

取，不知此物雖天地所孕，却也有人守護的，尋常之人，固然不會遇見此物，就是遇見了，也採它不得，你若非已有相當根基，採了恐怕也難逃天譴哩！那位守護靈芝之人，就是我相約往青羊肆的同伴，他名喚保赤子，是個修道之士，居住懸松崖，已不知有多少歲月，這幾本靈芝，多虧他小心守護，才得長到這般大；否則人雖走不到此等荒僻地去採它，山中的狐怪精靈，早就採去服食了，那裏還會留到如今呢？但是保赤子所以守護此靈芝，也不是自私，本欲留待五方有緣之人齊集了，然後開個餐芝勝會，共同服食，共享長生；會期就在本月之中，故我等都要往青羊肆去與會。不料那靈芝忽被你偷採了來，連保赤子都不曾覺察，到是奇事！大約那磕睡漢又高據洞中打盹了！故這會子還不見來哩！尹喜一聽了這番話，不覺大驚變色道：弟子偶然過此，只覺靈芝的可愛，便採了帶走，對於其中的曲折，却一概沒有知道，偷然知道了，斗胆也不

敢出此，若是靈芝存在着，那位保赤子來時，仍可奉還他謝罪了事，如今靈芝却已被鸞鶴啣去了，他來時一無交代，得罪於他老人家，已該萬死，擾亂了勝會，掃了大眾的興，其罪還容自贖嗎？這便如何是好？一邊說，一邊現出焦急神情，坐立不安起來。黑髯老見了，微微的笑道：關尹子！你急些甚麼？老實告訴你罷，靈芝雖被鸞鶴啣去，牠們不過暫時拿去玩耍一會，決不敢吃掉或遺失的，因為這也是山人略施小術，與你相戲，並不是牠們真來爭奪靈芝，或許此時已先將靈芝送往青羊肆去，也未可知，勝會是決不會做不成的；你儘管放心便了！至于我們相約的人，爾師老子，也是其中的一個，還有一位窟石翁，一位木公，此外就是山人和靈芝的失主保赤子，你如今從遠道趕來，雖非宿約，也算有緣，也可以參與這次餐芝勝會，共證大道。尹喜聽了這一番說話，才將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丟開，定了定神，只向黑髯老打躬作揖的陪罪！黑髯老呵

呵的笑道：孺子前踞後恭，今番却多禮了！山人生平就喜歡與人遊戲取樂，你沒有知道我的脾氣，竟幾乎嚇得屁滾尿流，回頭到青羊肆時，又不免要吃你。家令師一場埋怨哩！尹喜道：這也不相干，只要我等到那邊時，不提此事，他老人家就不會知道，不知此事，那就不至于埋怨老丈了！黑髯老笑道：事情瞞得過他嗎！你正是癡人說夢了！你若瞞他，連你也不免受一場埋怨。尹喜也就一笑而罷。當時又談了些別的話，看看天色已黑，各就石上打坐，坐到天色黎明之際，尹喜覺得身上奇熱不耐，只道是走了魔，急待收斂心神，忽聽黑髯老呵笑道：那磕睡漢不知何時蘇醒了，到這時候才慢吞吞的來哩！尹喜才知是保赤子來了，亟睜開眼睛向四下一看，除了黑髯老之外，全沒一個人影，那裏有甚麼保赤子？暗想此老怎麼專喜說耍話，一些也沒有正經，便熬不住問道：老丈！你獨個兒在那裏說些甚麼？黑髯老道：難道你耳患重聽，真的不曾聽得

我的話嗎？我在說那磕睡漢不知何時蘇醒，此刻才慢吞吞的來了。尹喜道：此話在下却已聽得，不知所指何人？黑髯老呵呵的笑道：除了那靈芝的失主保赤子還有誰呢？尹喜道：人在那裏，怎麼我却不見？黑髯老道：此公火氣極重，人未到時，火氣先到，我坐着覺得有點乾熱，故知道他在來了。隔了不多一會，果然聽得一陣笑聲，遠遠而來，尹喜即忙站起身來，循聲看去，只見一個朱衣老人，扶着籐杖，徐步而來，那肥矮的身體，到有點像一個絕大的冬瓜，頭頂禿得光油油的，可以鑑人，一張乾紅色的臉膛，也是光華燦燦，因肥胖太甚之故，耳目口鼻都陷在肥臉之中，有些認不清楚，海底一部長鬚，却純白如銀，與臉色衣裝，紅白相映，却越顯得精神，慢步徐行，笑聲不絕，尹喜一見，便知來者就是保赤子無疑了！那人一見了黑髯老，便含笑拱手道：黑公已先在此，老拙來遲，致勞久候了！黑髯老呵呵的笑道：紅冬瓜山人來此已久，等得也夠了！你怎麼

到此刻才來？遮莫又獨自躲在山洞裏打盹，睡入了覺，才致誤時，山人正怕你一睡不醒，正在替你焦急哩！你到總算來了。保赤子道：事情到果真不出你所料；山中長日如年，老拙又癡肥好睡，故打了一個盹，一睡也不知幾何時日，等到醒來，連守門的猴子也溜走了！再到山中一看，那幾本靈芝，完全不見，不知被誰人偷去，當時到着了一下急，後來起了一卦，才知這探芝之人，也是我們的同道，并且也是會上人，故才放心，但恐誤了與你相約的日期，亟亟趕奔到此，不料已遲你一步了！黑髯老狂笑道：虧你這一睡，猴子溜跑了，靈芝失竊了，怎麼你却偏在此時蘇醒；倘再睡下去，連自己的身體，也叫人家偷跑了，省却今天這麼一場跋涉，到宛如雇了代步，那才奇妙有趣呢！保赤子也不覺失笑道：你這大年紀，怎麼老是如此孩子氣，說話沒有三句真，豈不令人齒冷？黑髯老又笑道：紅冬瓜！我從前不是與你說過，現在世上，好人是做不得的了！你那

時還不信，今天看來，這句話却是應的了。我今番很有功於你，你却反而挖苦起我來了！保赤子笑道：世界上偏只你一個有功的好人，你我朋友之間，情感是有的，功却在那裏呢？黑髯老不服道：你因貪睡失竊，絲毫不覺，山人替你捕捉了偷兒，追還了贓物，費了多少心力，到說是講不到功勞，你貪睡失竊，才算功勞嗎？保赤子聽了此話，心上豈有不明白之理！即回顧尹喜道：這位高姓大名？老拙只因被我友聒噪昏了，還不曾請教！尹喜在初見保赤子的時候，本來早就想過來相見，順便謝誤探靈芝之罪，不料黑髯老一見便嚕嚕嚕嚕的說起笑話來，保赤子也只管與他說話，無暇旁顧，故尹喜只得垂手站立，聽他們講話。現在保赤子既然問到自己，那裏還敢怠慢！急趨前兩步，躬身施禮，口稱在下尹喜，恭揖老丈。他正待往下說，忽黑髯老屢言阻止道：尹喜且住！你的履歷待我替你代報罷！接着朗聲唸出一篇話來。正是：

滑稽出語羣生笑 遊戲神通三昧傳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到良辰五老入青羊 議會地黃翁主竹徑

話說尹喜報了姓名，正待向保赤子說明誤採靈芝之事，不料黑髯老又急急搖手止住他道：「尹喜！你且慢多講，你的來歷，讓山人來代報好了！紅冬瓜！你也別忙，聽我道來。接着便高聲朗誦道：『關尹小吏，厥名尹喜；周室微臣，李耳徒弟；學道有心，竟將官棄；聞說流沙，別有天地；飄然西行，不知道里；舊約依稀，青羊之肆；路過懸松，竊芝遠避；睡漢醒時，追踪而至；這個賊人，拘在這裏；如何審問，如何料理？捉雖由我，罰却由你；要罵要打，不作客氣；教訓偷兒，命他記記！』黑髯老唸完這幾句，便又是一陣狂笑！保赤子微笑道：『你這人總是恁地

胡鬧，說話也該想個前後，你既知他是伯陽的弟子，一會又稱他偷兒，你我與伯陽是朋友，伯陽的弟子做偷兒，你我也沒有甚麼光榮；若被旁人說起來，還不成了一邱之貉嗎？況且尹喜的採芝，也是出于常情，訪道之士，在山林中見了此等物品，誰也不肯放過的啊！這只好怪老拙的貪睡誤事，關尹喜何事？并且他從懸松崖一直背到這裏，却有負荷之勞，老拙還省了不少麻煩哩！你要罰他，我却要謝他。當下黑髯老只是狂笑無言，尹喜在保赤子面前，自承失誤，連聲告罪，保赤子安慰了幾句，又向黑髯老說道：此地無可留戀，我們既已遇見，還是快些往青羊肆去赴會，他們若先到了，也該等得發慌哩！黑髯老說一聲好，便站將起來，抖了一抖衣襟，便在前走，保赤子帶了尹喜，跟在後面，走了一程，已到山麓，果然是一片荒野，並無村舍居民，孤寂得如同墟墓一般，三人一路談談說說，緩步登山，直到傍晚，才到山巔，縱目四矚，只覺清幽暢朗，地上

有許多琪花瑤草，空中滿繞瑞靄祥雲，鸞鳴鶴舞，鹿走猿啼，就是蓬萊仙境，也不過如此。那一座石屋，不消說就是青羊肆了，門戶牆垣，收拾得十分清潔，大有一塵不染之概，那裏有甚麼毒蟲猛獸藏匿于此呢？三人正看得出神，忽左邊林子裏，一片牛鳴聲，尹喜道：那準是我師來了，大家循聲看去，果真見老子跌坐在青牛背上，緩緩而來，後邊還跟着兩個老人，一個身穿黃色道服的，扶杖步行。一個穿青色鶴氅的，却坐在一頭斑點梅花鹿上，都笑吟吟的過來。老子却穿着白色大袍，與這邊二老，一紅一黑的衣裝，恰好湊成五色，相映生輝，十分動目。當下黑髯老與保赤子一見三人，便上前拱手爲禮，三人也含笑答禮；尹喜讓們們見過了禮，便搶步上前，拜見了老子；老子又給他介見二老，才知穿黃色衣服步行的是窟石翁；穿青袍坐梅花鹿的是木公。尹喜也一一拜見了，老子才說道：此間非講話之所，大家請到石室中坐地。于是與木公各下

了坐騎，六人依次入室，室中極爲廣大，清靜異常，靠內安放着一座石檯，居中却放着五張石櫓，居中一張，四方各一張圍定，擺成梅花形相仿，老子自趨西首一座，然後請窟石翁等就座。當時窟石翁便趨中位，木公趨東位，與老子相對；保赤子趨南位，黑髯老趨北位，各自就座；尹喜在此，却没有坐位，便趨西方，侍立于老子之側。他看五老的衣服，分爲五色，如今的坐次，也暗按五行，這五老分明是五方的元老了！本來：東方甲乙屬木，其色主青，木公衣青的，故坐在東位；南方丙丁屬火，其色主紅，保赤子衣紅的，故坐在南位。西方庚辛屬金，其色主白，老子衣白的，故坐在西位。北方壬癸屬水，其色主黑，黑髯老衣黑的，故坐在北位。中央戊己屬土，其色主黃，窟石翁衣黃的，故坐居中位。這還不是五方的元老，今天同聚一堂嗎？尹喜本來不在此數，故衣服乃是紫色，也沒有他的坐位。當下五老坐定之後，首先發言的，又是那位突梯滑稽的黑髯老，他在

未開言之際，先是一陣狂笑！然後才向老子說道：你這老兒真好哇！却會收徒弟；收了徒弟，就該教他些正經之事，如何見不及此，却教他作偷兒呢？做偷兒也罷了，就應該去偷外人的東西，却又偷到自己人身上，真可算不肖透了！老子是知道他脾氣的，只含笑道：此事我早知道，總而言之，不外是緣法與定數；尹喜來此，中途宜有一難，非此不能自脫，故先採靈芝，後遇毒蟒，這也是他的造化，不能怪他呢！靈芝呢！此刻已經在我這裏了，你也不必再嘲謔人了！那時保赤子也笑道：老黑的話，如何作得數，借大年紀，老是和頑皮兒一般，大家莫去聽他。我對這靈芝，本預備今番勝會之用，他採了來，也是一般；只是那一本紫芝，也吃他採了，到覺很爲可惜！因爲紫芝的產地既少，生長又極不易，乾坤之內，只有崑崙兜率崖，與峨嵋懸松崖兩處；我在崖住了許多時間，却只見了這麼一本，本來想好生保護，使他能與天地並壽，不料却被他採了，以後懸松

崖前，欲再見紫芝，正不知何年何月哩！窟石翁接口道：天地的定數，是不容違逆的；尹喜能夠得此紫芝，也正是他的緣法，大概如我們根底深的人，餐芝固屬可以加益，如其無芝可餐，那也決無損害；尹喜雖薄具根基，到底太嫌淺薄，若無輔佐，如何成道，這一本紫芝，正是天賜于他，培養根基的，吃他採來，正是造化哩！尹喜聽了窟石翁這麼一篇話，暗想這是合該自己有分，得餐紫芝，培養根基，心中怎麼不歡喜！但因五老互談，自己身居弟子之行，不便插嘴多言罷了！木公聽了窟石翁的話，也連連點頭稱是，獨是黑髯老却只自顧呵呵的，笑道：尹喜總算與你們前世有緣，都替他曲爲迴護，我也沒得說了！只是他做了偷兒，你們非但不加懲罰，反加厚賜，莫寵壞了他，弄得賊胆滔天，將來萬一成道，偷起玉皇甕中酒，王母席上桃起來，那干係恐怕你們也要當不得哩！說着又是一陣狂笑。木公笑道：算了算了！莫儘自說笑話，反將正事撇在腦後，現

在我們預先相約的人，業已到齊，明天又正是庚申之日，正好舉行這餐芝勝會，但是在室中聚會，頗覺悶人，故剛才與李兄等同到本山各地去探視，由此向左，不到一里之遙，那邊却有一座竹林，萬竿修整，爽氣撲人，旁有流泉，清澄可愛，故欲即彼處作會，比較幽雅，不知衆位意下如何？大家都是山林之士，散淡慣的，對於此議，自然同聲附和，于是便決定次日舉行餐芝勝會。當時各在本座上靜坐凝神，尹喜便取了一個蒲團，在老子背後放下，也坐了休息，只待明日參與這千載一時的餐芝勝會；其時石室之中，雖有六人之衆，却靜悄悄地一些兒聲息也沒有。正是：

學道首宜能靜定 內觀見性是靈胎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勝會餐芝靈山留迹 稗官斂尾道教牽蘿

話說當下六人在石室之中靜坐，一些聲息都沒有，各人都自內觀，如六尊偶像一般，這本是修道人的例行功課，不必細表。我于此且將老子到此的事，約略補叙一番，以清眉目。原來他當年騎青牛出了函谷關，一路西行，在懸松崖遇見了保赤子，談道三天，就決定招朋約侶，日後到青羊肆開餐芝勝會；保赤子與窟石翁也係老友，由他去相招，還說起了木公黑髯老二人，他們棲息之處，恰在前途。故老子過白龍潭的時候，就去訪黑髯老談道，兼告保赤子的約會。過青楓嶺的時候，又照樣去約定了木公，他然後才獨自先往青羊肆去。其時青羊肆果然荒頽不堪，老子便除荆棘，闢草萊，驅除毒蛇猛獸，修葺破壁頽垣，費了不少時間，才復了青羊肆當年的舊狀，容得人居住。老子閒着沒

事時，便騎了青牛，四處遊玩，有時也到近處村莊走動，大家因爲青羊肆這條路，爲毒蛇猛獸的窟宅，已有幾百年無人敢走，如今見單人獨騎，在此間自往自來，安然無事，就知道他是個有道高人，好事者不免向他詢問近日嶺上情形，老子便說：近來毒蟲猛獸，已都逃往別處，嶺上太平無事，可以安居，并且此間地氣盛旺，地脈已轉，不出多年，且成爲名山勝境哩！現在道路平安，儘可照常來往，那座青羊肆石室，老拙也修築完好，可供來往的人們歇腳，你們儘可放心好了！山村人起初還不深信，後來見他住得長久了，便有胆壯之輩，跟他上山，果真似他的說話，到此又漸漸有人走此道路。一班土人，對於老子，都十分崇奉，他一住了三年之外，那時窟石翁木公二人，已先後到來赴約，今天黑髯老保赤子尹喜二人，又一同到此，故即欲舉行餐芝勝會。一宵易過，直抵來朝，大家都離座走出門來，舒散筋骨，各掬山泉洗了手面，老子便與尹喜到室

中，取出貯靈芝的石匣，以及預先備下的蔬果，石乳之泉，百花之酒，一應諸物，先往竹林邊去安放好了，然後才招其餘四老，同往竹林享受。同到澗邊，仍各依方位坐了，歡笑暢談，閒嚼酒果，所言不是養生修道之法，便是遊山玩水之事，非常高興；尹喜侍立在老子之後，默然無語。窟石翁見了，便向老子說道：令徒尹喜，既然是好道之人，不辭艱辛，千里趕來相從，也該讓他入座共飲，老是侍立着，不是太枯寂嗎！老子點頭稱是，便命尹喜在旁坐下，並對他說今日此會，是千載難逢的，你得與列，真是福澤不小，我在此會上替你起個別號叫做文始先生，從此以後就用此相稱，也可以紀念今日的勝會哩！尹喜拱手稱謝，大家也同聲說妙，各舉瓊漿來賀他，大家正在歡笑之時，忽有一隊商人，帶了蓬帳商品，從後山而來，一見五老聚飲于此，甚覺詫異！却都認爲真仙降臨，各致敬而去，不多時此事已傳徧了蜀郡。當下五老哄飲了一會，保赤子就把

石匣打開，取出五色靈芝，自取了赤芝，把其餘四隻，按色分授四老，又拿紫芝遞給文始先生，一邊說道：此物最爲寶貴，服食長生，非此不可，合該是你的緣法，現在就送給了你罷！文始先生接在手中，稱謝不絕，此時六色靈芝配六個人，大家都細細咀嚼，津津有味。究竟靈芝的滋味，是甜是苦，是酸是鹹，做書的福薄，沒有吃過這種異品，無從而知，恕不能奉告，但服食了能夠延年益壽，那東西的風味，想去總是好的罷？聞言休煩。再說六人各把靈芝食了，又各唱了幾支步虛之曲，真是其樂陶陶，連山花野草，都含笑弄姿；野鶴青鸞，也飛鳴相和，一片天機，萬分清福，塵世間的勞人，百世也休想過得到這種幽閒的日子哩！快樂光陰，似最易過，不知不覺，已是傍晚時候，這餐芝勝會，也就此收場，大家又不免各述此後的行踪，却是東南西北，各不相伴，木公欲去蓬瀛，保赤子欲遊南溟，老子却西投流沙，黑髯老自往北極，窟石翁却無意遨遊，自歸中土；

文始先生不消說是跟老子西去。當時大家談了一會，就一同回到石屋中去休息，到了次日，窟石翁等四老，便與老子及文始先生作別，各自向他們預定的地方而去。老子與文始先生送過了四老，便回到石室之中，也收拾了些隨身應用的東西，紮成一束，其餘的擱下，文始先生又將老子手錄的上下篇五千言，盛在石匣之中，藏在青羊肆的屋梁之間；老子便上了青牛，帶着文始先生離開了青羊肆往流沙而去。這一去之後，便杳無消息，或說是終隱崑崙，或說是上升兜率天宮，這些話也未必可信，作者寫到這裏，實在不能斷定老子和文始先生的行藏，只好借着太史公莫知其所終一語，來結束這位老子的一生，與我這部四十回的小說了。老子是去了，可是那一班商人到了蜀郡之後，便將五老在青羊肆聚飲的事傳揚開去，郡中有一班年老之人，因想起當年青羊設肆的祖孫兩人，臨去的時候，曾說過三百六十年後，有五老相會于

此，便是此地重興之日。屈指計算，年分恰也符合，就以爲這五老一定是當代神仙，今番特來示兆于人的，故大家都振奮起來，各抒資財，招雇工匠，就在青羊肆原址，起造了一個道觀，拱奉老子以及五方五老，石匣藏書，却也留傳人世了。費了半年功夫，不少錢財，才算完工，題名爲青羊宮，自此香煙繁盛，各處的土人，也都視此間爲樂土，爭着搬到此間居住，不消幾年功夫，向日寂寂的荒原，竟一變而爲繁盛的市集，這不能不說是老子開闢之功了！這座青羊宮，至今還巍然存在，凡到過四川成都的人，都會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老子自己雖對於功名利祿，淡然如忘，不願爲官，飄然而去；但他的後輩，却頗有顯耀的人物。他的兒子李宗，後來出仕魏國做大將，封于段干。李宗的兒子李注，李注的兒子李宮，却是沒有出仕。李宮的玄孫李假，仕漢孝文帝；李假的兒子李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此就移家住于齊地，這都是班班可考的。後世道家，因

老子五千言，講道德之處最多，故就牛頭不對馬嘴的硬將他老人家拉扯了過來，做道教的祖師，奉爲太上老君，這都是張陵一個人擣的鬼；更有那些好造作神怪故事的人，把他拉入封神榜西遊記去充當主角，那才更令人可笑哩！正是：

老子五千言道德 張陵創教惑聽聞

作者于此，暫時告一小別，會當搜集遺聞，另輯他書與讀者相見。

●鄒魯先生題詞

●嚴獨鶴先生題字

至聖事蹟 孔子演義

本書是虞山宿儒丁寅生先生嘔心瀝血的名作，將孔子一生之事蹟，自出世起，至任魯司寇，周遊列國，著書立說，獲麟絕筆為止，凡當時列國情形，社會狀況，以及七十二弟子之性格言行等，莫不詳細演述，誠一部最有價值之歷史小說，字字有根據，際此提倡新生活之時，學校學生，固不可不讀，無論何人，均當人手一編也。

△看過孔子演義一遍。

△如讀四書五經全部。

△凡係聖賢嘉言懿行。

△皆描寫在此書之中。

全書一百回。五十萬言。分訂四大厚冊。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上海 中西 書局 發行

佛教祖師 釋迦牟尼傳

王子釋迦牟尼，為佛教之始祖，其一生事蹟，實非常人所能測度，本書即根據佛學經典，演為長篇說部，閱之可得大覺悟，非尋常之小說也。

全書二十萬言。四十回，分訂二厚冊。

實價國幣五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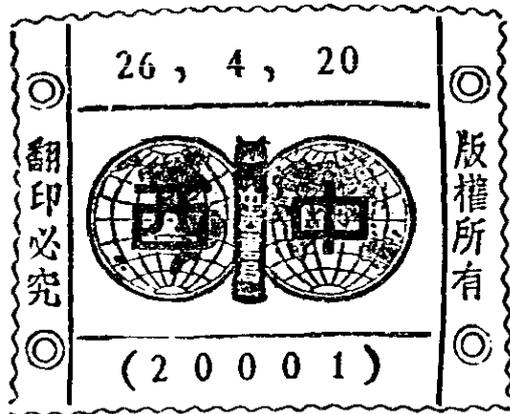
佛學長篇 觀世音全傳

觀世音菩薩顯聖事迹，流傳民間，奇情奇事，人皆樂道，茲演為長篇說部，以供各界參閱，最有價值之佛學小說也。

全書二十萬言，四十回分訂二厚冊。

實價國幣五角五分

上海 中西 書局 發行



道教聖蹟
歷史部

老子演義

(三冊)

實價國幣五角五分正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著者 金聖禪
校閱者 吳嘉博
出版者 大通圖書社
發行人 吳雨江

特約發行所

中西書局總店

上海望平街中市

▲各省中西書店均有分銷▼

12
201013

大正圖書社
東京市書局發行

08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